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四期
2011年6月　頁395～466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漢語語音史中的擦音聲母*

李　存　智**

提　要

本文討論漢語語音史中的擦音聲母，包括唇音非敷奉；齒音心生書邪（船）禪；牙喉音曉、匣。這些字母通常被研究者擬爲擦音，惟不論傳世典籍、出土文獻材料或漢語方言都可見它們與塞音或塞擦音接觸。從語言的一般音變規律來看，塞音演變爲塞擦音或擦音，在十九世紀初的格林定律 (Grimm's Law) 已見討論；漢語方言擦音字母的塞音或塞擦音的層次異讀卻少有音變規律與語音史意義的探究。語言的發展變化，一直以來就有分化與統一兩股力量交相運作，漢語語音史的內涵尤見如此。然而，漢語方言的層次異讀已成爲重要的研究課題，漢語歷史音韻的層次研究依然有待深耕。本文以大量的通假字、聲訓、又音字、漢語方言的層次異讀討論語音史上的擦音聲母。以「擦音聲母」名之，著眼於字母系統衆所周知，具有一般擬音上的共識，非謂擦音字母在古漢語的基底形式即爲擦音讀法。

本文於 99.08.31 收稿，100.02.23 審查通過。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的意見，不論是從歷史語言學、方言層次研究的觀點表示認同；或從論文的形式、假設、論證的過程，提出意見，都有助於筆者更縝密地思考，得以將語言事實描述得更清楚。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唇音非敷奉從塞音到擦音的演變相對單純，亦較無爭議；牙喉音曉、匣涉及較多重要議題，如曉母與清鼻音有關，曉母有塞音的來源，匣母在上古即有塞音、擦音、零聲母的異讀層次；齒音心生書邪（船）禪在文獻與方言中，每有擦音、塞擦音、塞音的異讀類型。本文以時間、地域、音變類型解釋擦音字母與塞音（含邊音）、塞擦音的關係，並認爲擦音字母的塞音讀法早於塞擦音類型，塞擦音類型異讀又早於擦音讀法，此種語音邏輯順序有漢語文獻記錄與方言發展事實支持。惟文獻的記錄不可能全面，方言的發展也非同步，須有對語言發展的立體透視，才能看到擦音字母演變的邏輯過程及其內涵；漢語方言參差不等的層次異讀或韻書記錄的又音，具體而微地反映漢語音韻發展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漢語語音史、歷史語言學、擦音、塞擦音、塞音、音韻層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n the Sound Changes of Obstru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Lee Chun-chih*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obstruents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noticeable phenomena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ost of these changes are "lenition," the weakening process of sounds in which airstream becomes less obstructed in the oral cavity. Lenition involves sound changes from stops to affricates, from affricates to fricatives, and from fricatives to complete disappearance of sounds. In today's Chinese dialects we can find many examples of lenition and few of their opposite sound change, fortition, which exemplifies the two sound change types classified by Hans Henrich Hock: "orthodox" and "heterodox" (1986).

The sound changes of Chinese voiceless consonants, the *fei, fu, xin, sheng, shu, xiao* group, mainly belong to lenition; sound changes of Chinese voiced consonant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eng, xia* group and the *xie, chuan, chan* group. The *feng, xia* group has only undergone lenition, but the sound changes of the *xie, chuan, chan* group (the voic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bilants) are so complicated that their rules have not been ascertained before.

The author verifies these complications by (1) comparing various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2) relating the results to the written documents of ancient Chinese dialects, and (3) inferring the sound change rules of the *xie, chuan, chan* group. Expanding the studies done by our predecessors,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ialect materials contains credible evidence showing that ancient Chinese and modern dialects have many similar variations.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und changes with clear explanations is thus produced.

Keywords: historical phonology, obstruent, stop, affricate, fricative, sound change, strata of Chinese sound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語語音史中的擦音聲母

李　存　智

一、語言發展的連續性

語言因爲溝通的需要而存在，也一直處於因爲溝通而產生的變化中。語言變化的因素可歸納爲三個方面：一爲生物學上的原因，即發音與聽音之間的落差所產生的累積音變；[1] 二爲語言（方言）內部結構的調整，如客語人稱單數聲調的類比創新；[2] 三爲文化背景的原因。以漢語而言，語言演變與文化因素關係緊密，最能體現語言爲文化載體的深義，或因爲自古以來存在的雙語（或多語）社會；或因爲戰亂及人口自然增長而產生的移民遷徙；或因爲秦朝以後書同文的規範所導致的文、言分離現象；或因科舉取士產生的文讀勢力對漢語區域方言帶來音韻層次覆蓋的影響……，各種文化因素都使得漢語傳世典籍、出土文獻、方言材料所表現的音韻訊息獨具特色，其中蘊藏深具語言學意義、有待深耕的漢語語音史課題。因此，研究漢語音韻史若僅從事單線式的文獻串聯難免顧此失彼，只得語言演變的某一種歷史側面，例如看到中古心、生、書字母被擬爲擦音，就以爲古今方國皆如此，那麼便無法了解「帝啻適」的諧聲

---

[1] 如筆者所習得的閩南語把「計程車」讀爲 $k^{h}e^{\supset}$ $_{\subseteq}t^{h}i\ni\eta$ $_{\subset}ts^{h}ia$ ，實際應讀爲 $ke^{\supset}$ $_{\subseteq}t^{h}i\ni\eta$ $_{\subset}ts^{h}ia$ ，「計」字有送氣不送氣的落差。

[2] 你、我、渠本有上聲與平聲來源的差異，爲不同聲調，現代客語三個人稱代詞都已讀爲陽平調，第一與第二人稱不讀爲上聲，也不讀爲陰平，類同爲第三人稱的陽平調類，稱之爲類比創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係，也無法解釋爲什麼會有現代漢語方言把心母字「臊星醒」讀爲塞擦音 ts^h-，把生母字「產」讀爲塞擦音 $tʂ^h$-、ts^h-、$tʃ^h$-，把書母字「舂」讀爲塞擦音 $tʂ^h$-、ts^h-、$tʃ^h$-、$tɕ^h$-、ts-、$tʃ$-、pf^h。從而可知須認識語言發展的立體面向，才能看到語言發展的邏輯過程及其內涵。因此，本文除了觀察漢語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也同時從漢語方言進行橫向的比較，冀能從音理上析出語音發展的邏輯次序，認識語言發展的連續性。

如果相似的語言現象超越時空不斷在各類材料中出現，也就是沒有時間性限制 (timeless)、一定會出現 (constant) 的音韻現象，[3] 研究者應該要問的是它們之間究竟存在什麼關係？音韻理據爲何？本文試著在前人上古聲母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具有意義的漢語語音史課題，客觀呈現大量的語音證據，建構符合音理的假設，具體討論漢語擦音字母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在語音史的發展與類型差異。

本文依據客觀存在的大量語料提出假設：漢語語音史上的擦音字母，若其有塞音、塞擦音、擦音的異讀類型，則顯示它們經歷弱化或顎化等音變歷程，塞音、塞擦音爲早於擦音類型的音讀層次。以客觀存在的語料爲基礎，重新探究上古的聲母關係，可以清楚看到：塞音演變爲塞擦音或擦音的歷程，具體表現爲中古擦音字母往往具有塞音或塞擦音的異讀層次；漢語方言的異讀層次和傳世或出土文獻的擦音、塞擦音、塞音（或邊音）的交替，正是我們無法忽略的語言事實。這個現象符合世界語言一般的演變規律。[4] 1822 年，格林

[3] 此觀念在 J.J. Ohala (1989;1993;1997) 的相關論文中屢次提及。

[4] 筆者認爲此現象與 Grimm, Jacob 所提出之格林規律吻合。《牛津語言學詞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54，對 Grimm's Law 的解釋爲：*Sound law or series laws by which consonants in *Germanic differ systematically in *manner of languages. In a traditional account, 'voiced aspirated' stops (e.g.*d^h) change in Germanic to voiced ([d]); voiced stops (*d) change in turn to voiceless ([t]); voiceless stops (*t) change to fricatives ([θ]. Called by Germanists the 'First Sound Shift'. The 'Second Sound Shift',by which e.g. Germanic *t > ts, is peculiar to High *Germ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rimm Jacob, 1785-1863) 系統地闡述了日耳曼語和其他印歐語之間的對應關係，指出被稱作第一音變和第二音變的語音演變規律。格林規律具體指出原始印歐語到日耳曼各語言的一系列輔音變化如下：

第一音變　$*b^h,*d^h,*g^h \rightarrow b,d,g \rightarrow p,t,k$

$*p,*t,*k \rightarrow f,\theta,h \rightarrow b,d,g$

第二音變　$*b,*d,*g \rightarrow p,t,k \rightarrow f,ts,k^h$

第一音變 $*p,*t,*k \rightarrow f,\theta,h$ 爲塞音演變爲擦音的階段；第二音變 $t \rightarrow ts$ 在高地德語發生，爲舌尖塞音演變爲塞擦音。這樣的音變方向與規律，和我們在漢語文獻與方言所觀察到的現象相當一致。其塞音演變爲擦音，塞音演變爲塞擦音，也啓發我們重新思考上古聲母的諧聲條例，以李方桂 (1971 ／ 1980) 諧聲原則爲例說明如下：

（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

（a）舌根塞音可以互諧，也有與喉音（影及曉）互諧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互諧。

（b）舌尖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泥）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

（c）唇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明）相諧。

（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不跟舌尖塞音相諧。(1980 ： 10)[5]

審視格林規律與諧聲原則，最大的差異便是舌尖塞音與舌尖塞擦音、擦音在諧聲原則中是不接觸的。具體比較二者，$*p \rightarrow f$，猶如漢語具有唇塞音幫組到

[5] 李方桂先生 (1971) 的諧聲原則是在高本漢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高本漢在 1923 年《漢語和漢日分析字典・序》中提出諧聲通轉條例，其中涉及舌尖塞音、塞擦音、擦音的是：(1) 舌部的破裂音端透定自由交替。(2) 齒部的破裂摩擦音精清從與摩擦音心邪自由交替。(3) 捲舌的破裂摩擦音照穿牀二等同摩擦音審二等自由交替。(4) 顎部的破裂音知徹澄自由交替。(5) 端透定同精清從心邪不自由交替，例外較少。(6) 精清從心邪同照穿牀審二等自由交替。在高本漢的基礎上，李先生概括出「舌尖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泥）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不跟舌尖塞音相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唇齒擦音非組的變化，從諧聲原則來看，「唇塞音互諧」即是把輕唇與重唇合而觀之，皆視作雙唇塞音，諧聲原則並沒有指出塞音＞擦音的方向性。*t → θ，相當於漢語語料所見的t → s，舌尖塞音演變爲舌尖擦音。t → ts，舌尖塞音演變爲舌尖塞擦音，漢語語料亦所在多有。從上述諧聲原則來看，「舌尖塞音互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不跟舌尖塞音相諧。」完全阻絕了舌尖塞音與舌尖塞擦音、擦音接觸的可能。然而，漢語文獻與方言顯示舌尖部位的塞音與塞擦音、擦音的關係極爲密切，絕非既有的諧聲條例般壁壘分明。這是秉持客觀的研究態度及嚴謹的科學方法(Ohala, 2007:5)，[6] 面對豐富多樣卻指向同一規律的音變現象，必然能看到的語言議題。

以中古字母系統心、生、書母字爲例，可看到有意義的擦音與塞音、塞擦音的語音關係：

心母*s (＜**s)	犀	漢語方言普遍讀爲擦音；諧聲字「屖譝遲潕遲墀徲」讀定、澄母，爲塞音。
生母*ʃ(＜**s)	深	閩、客語讀ts^h；諧聲字「探琛賹棽」讀透、徹、禪母，爲塞音（塞擦音）。
書母*ɕ(＜**hlj)	叔	閩語讀ts；諧聲字「督錞弒淑椒戚寂」讀端、禪、精、清、從母，爲塞音、塞擦音，「踧」有定、精二讀，爲塞音、塞擦音。
	舂	漢語方言普遍讀爲塞擦音；諧聲字「椿憃」讀端、徹母，爲塞音（塞擦音）；聲訓「舂，撞也」，「撞」爲知母字。

[6] J.J. Ohala 在 "Methods in Phonology" 論及超越時空在不同材料出現的同類語言現象，不僅不容忽視，還應提出具體有效的解釋： "How and why does pronunciation change over time, thus giving rise to different dialects and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or morpheme in different contexts? How can we account for common patterns in diverse languages, such as segment inventories and phonotactics?" (2007:4). 文中並且論及音韻研究的科學方法，筆者認爲頗值得我們深思。所謂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格林規律 *k →h 爲舌根塞音到擦音的變化，也可以和漢語音韻現象並觀。以曉母字爲例，《釋名・釋衣服》聲訓記載「袪，虛也」，《廣韻》「袪」作「去魚切」，「虛」作許魚切，「袪」字聲符「去」亦爲溪母字，客方言讀爲 hi$^{\supset}$ ，爲擦音讀法。曉母字中古音擬作 x ，爲擦音，「去」爲塞音溪母，客方言讀 h- 爲擦音聲母。從諧聲字來看，「去」亦作爲塞音溪母字「怯祛胠佉呿抾阹魼絓」、見母字「劫」，以及塞擦音清母字「蛩」（倉雜切）的聲符；諧聲字與方言所見爲舌根清塞音演變爲塞擦音、擦音之例，比格林規律多了塞擦音一種演變類型。

再以匣母字爲例，文獻中匣母與見、溪、群母的接觸極爲常見，方言中以廈門話口語音把「鹹汗滑猴厚寒銜縣行糊含合」、「環虹」讀爲舌根塞音 k- 或 k^{h}- 最爲突出，另有「鞋紅黃閒旱話畫學」讀零聲母，爲匣母歸零的層次，以及文讀音喉擦音h-的層次。官話方言有少許匣母字延續塞音讀法的音讀類型，之後再經歷系統音變，[7] 顎化爲塞擦音，如「檻」字。綜上所述，見、溪、群與曉、匣母的關係，反映了曉、匣母有舌根塞音的來源，也體現曉、匣母具有塞音＞擦音＞零聲母，或塞音＞塞音（＞塞擦音）的音變方向與音變類型的差異。

當代學者所擬測的上古音系多是在高本漢的研究基礎上改良建構起來，高氏捨棄歷史比較法，改採以韻圖爲核心的文獻串聯法研究漢語音韻史，其直線式語言史觀本身的局限也框架著後繼者的思考。（李葆嘉 1995;2002 ）易言之，依循直線式語言史觀思考，也就看不到高本漢系統所存在的問題，容易對漢語文獻與方言豐富多樣的語言訊息視若無睹。

科學方法爲：Three key elements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scientific method” are, first, to present data in an objective way, second, in a quantified way — that is, numerically — and, third, to present evidence that overcomes doubt as to its relevance to a particular hypothesis or theory. (2007:5).

[7] 此指精、見組細音顎化合流爲舌面音，「檻」字爲見系二等匣母字，也經歷了從舌根塞音顎化爲舌面塞擦音的音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術界一般對中古字母系統的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諸聲母擬音如下：

非：f　敷：f^h　奉：v

心：s　生：ʃ　書：ɕ　邪：z　船：dʑ　禪：ʑ

曉：x　匣：ɣ

其中除了「船」母擬作塞擦音dʑ，其餘聲母皆作擦音；亦有學者認爲船、禪母的構擬應爲ʑ、dʑ，如陸志韋、蒲立本、邵榮芬等。本文把船母列入討論，一方面考量的是不論從上古、或中古、或現代材料來看，船、禪都難以切割；另方面，更可藉此看到船、禪二字母體現了從塞音演變到塞擦音、擦音的音變邏輯過程。細心的讀者可從《切韻・序》、《顏氏家訓・音辭篇》、《廣韻》的又音確知上述擬音的構想並無法反映中古文獻的全貌；同時，從漢語方音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的異讀及傳世典籍、出土文獻的相關音韻表現，更可確信漢語方言參差不等的音讀差異往往反映語音歷時發展的階段現象。

J.J.Ohala 所說「How and why does pronunciation change over time, thus giving rise to different dialects and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or morpheme in different contexts?」（2007:4）一段話能用以思考漢語語料中的同類聲母現象。經師音注、諧聲字、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通假字、《釋名》聲訓、《廣韻》又音、[8]方言異讀都記錄了《切韻》音系之「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聲母與擦音、塞音、塞擦音接觸的現象，從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它們的音韻內涵與格林所指出的世界語言的語音發展規律吻合。本文主張中古擦音字母的塞音讀法早於塞擦音類型，塞擦音類型異讀又早於擦

[8] 本文的《廣韻》又音表根據洪葉版（2005 修訂版二刷）《新校宋本廣韻》所附「又音又切表」所製成。該書生母作「疏」、書母作「審」、章母作「照」、昌母作「穿」、船母作「神」、崇母作「牀」、喻四作「喻」、喻三作「爲」。本文所呈現之《廣韻》又音表以莊初崇生表照二組字母，章昌船書禪表照三組字母，限於表格空間不足，以「云」表喻三，「以」表喻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音讀法，正是因爲此種語音邏輯順序既有文獻紀錄與方言發展事實支持，也與世界語言的發展規律（語言的共性）吻合。[9] 然而，這並不是說字母系統的擦音聲母只存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一種音變發展方向，從語料來看，塞音＞塞擦音，或塞音＞擦音也是演變的類型。我們也不認爲當這些擦音字母與塞音、塞擦音接觸時，它們是現在一般通行的《切韻》音系擦音聲母的擬音，事實上，文獻中這些在中古被擬爲擦音字母的字，在實際與塞音或塞擦音接觸中正應該讀的是塞音或塞擦音。

塞音＞塞擦音的音變發展規律，在漢語語音史、漢語方言的異讀層次非常多見，如章系、端知系、見系的演變即是。從塞音＞擦音或由塞擦音＞擦音的過程，乃丟失阻塞成分，爲一種弱化音變，匣母字在漢語語音史上的變化即是經典的例證：

**g	＞*ɣ	＞x (h)、ɕ	＞ϕ
上古	中古字母	漢語方言一般狀況	東南方言匣母歸零

閩方言「猴」讀 ⊆kau、「環」讀 ⊆kʰuan、「候」讀 hau⊃、「喉」讀 ⊆au 代表匣母字的四種層次，表現語音的弱化進程及音變類型差異無所不在。「猴」是*g＞k（中原東部）、「環」*g＞kʰ（中原西部），代表濁塞音清化的兩種類型，北京話讀「檻」爲 tɕian⊃，爲*g＞k＞tɕ，濁音清化逢仄聲不送氣的一類；「候」是*g＞ɣ＞h 的類型，爲隨著文教勢力而入閩的文讀層次，與多數漢語方言的文讀層一致，與官話方言相近；「喉」是*g＞ɣ＞h＞ϕ，爲東南方言常見的匣母歸零現象，吳語、客語皆可見此音變類型。[10] 從

[9] 擦音並不是所有語言都具有的聲類。和塞音相較，擦音比較不普遍。世界上存在有塞音而沒有擦音的語言，如夏威夷語、許多澳大利亞語言，(Maddieson1984) 但這些語言卻有豐富的塞音。以漢語來說，閩方言只有兩個擦音 s、h。

[10] 相傳王莽之後代爲了躲避誅連滅族避於吳地，並且改姓「黃」，「黃」、「王」今蘇州皆讀 ⊆ɦuoŋ，ɦ-視爲濁氣流。客語「黃」字讀 ⊆voŋ，爲 ⊆uoŋ＞⊆voŋ 的變化，亦與「王」字同讀；「還」字讀 ⊆van，爲 ⊆uan＞⊆van 的變化，匣母字讀 v-，乃匣母歸零之後的進一步摩擦化，讀爲唇齒濁擦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猴候喉」爲諧聲字，卻有不同的發展，可見音韻層次的內涵正是時間、地域、音變類型三位一體。

本文以中古音系之擦音名目與讀者對話，從「漢語語音史」著眼，選擇字母系統作爲上下古今的參照點，並非認爲「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字母的初始狀態就是「擦音」，如果語音的初始狀態是擦音，便毋須討論先秦兩漢的文獻音韻現象，毋須論及塞音、塞擦音、擦音之間的關係，亦毋須凸顯《廣韻》又音豐富的類型差異。「船禪」二母在古文獻或方言中的表現皆難分難解（顏之推；周祖謨1966；李新魁1979；邵榮芬1984），其根本癥結便在於各地發生塞音＞塞擦音＞擦音變化的過程快慢不一，並且具體表現爲共時平面上「船禪」二母的字皆有塞音、塞擦音、擦音的音讀類型。

二、唇擦音

1. 唇擦音與唇塞音關係

字母系統的唇擦音指的是非、敷、奉。在文獻與方言中，它們與塞音的關係體現爲非、敷、奉與幫、滂、並的交替，是廣爲人知的輕重唇不分現象。在楚簡的通假字組中，如芾／沛、癹／發、鞁（缶）／鮑、瘧（方）／病、疒（方）／病、番／播、尃／溥、尃／捕、肤（夫）／逋等，都是中古非系字與幫系聲母的交替。

在《釋名》聲訓字組中，非／排、扉／皮、髮／拔、妃／輩、柫／撥、蒲／敷、肺／勃、脬／鞄、鄙／否、轐／伏、負／背等，亦是非系字與幫系聲母的交替，與楚簡通假字的現象一致。

我們認爲在楚簡的通假字、《釋名》聲訓中的輕重唇交替，芾、癹、鞁（缶）、瘧（方）、疒（方）、番、尃、尃、肤（夫）、非、扉、髮、妃、柫、敷、肺、脬、否、伏、負等字應還是讀雙唇音。即使在丰（丰）／封、方／防、肤（夫）／膚、伋（父）／傅、奉／捧、芬／豶、芊（丰）／逢的通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組，與氛／粉、紛／放、父／甫、扶／傅、符／付、墳／分、伏／覆、帆／泛、浮／孚、捧／逢等《釋名》聲訓字組中，這些屬於非、敷、奉字母的擦音字交替，也可能多讀爲塞音。理據是即使在《廣韻》又音、[11] 現代漢語方言中[12] 這些字都還未完全演變爲輕唇音。

綜觀現代漢語方言，其中維持雙唇音讀法最爲顯著、最穩固的一個字是「捧」，《廣韻》敷奉切，腫韻三等敷母字；「捧」也通「摓」，符容切，鍾韻三等奉母音讀。[13] 韻書未錄雙唇音反切，然而在《漢語方音字匯》所收錄的方言點中，北自官話，南至閩、粵方言，全數都有雙唇音讀法。這個現象說明

---

11 《廣韻》屬於輕唇十韻的字，其又音兼錄輕重唇反切的字甚夥，例如「幅偪楅」有方六、彼側二切；「舫」有甫妄、補曠二切；「帗」有分勿、北末二切；「潩」有匹問、方問二切；「颱」有方伐、蒲撥二切；「蜅」有方矩、薄胡二切；「鮭」有方矩、普胡、博孤三切；「妃」有芳非、滂佩二切；「忿」有敷粉、匹問二切；「痡」有芳無、普胡二切；「蜂」有薄紅、敷容二切；「荸」有芳無、平表二切；「彷」有妃兩、步光二切；「費」有兵媚、方未、扶沸三切；「殍」有符鄙、芳無、平表三切；「覆」有芳福、匹北、敷救、扶富四切；「魴」有符分、房吻、敷粉、匹問四切；「番」有附袁、孚袁、薄官、普官、博禾、補過六切；「筏」有北末、房越二切；「襆」有博木、房玉二切；「俸」有邊孔、扶用二切；「茷」有博蓋、符廢、房越三切；「賁」有彼義、符非、符分、博昆四切；「頒鴅胉」有符分、布還二切；「濆」有符分、普魂二切；「唪」有蒲蠓、扶隴二切；「拔」有蒲撥、蒲八、房越三切；「菩」有薄胡、薄亥、蒲北、房久四切；「裴」有符非、薄回二切；「痱」有符非、扶沸、薄罪三切；「菔」有房六、蒲北二切；「匐」有房六、蒲北二切；「瓿」有防無、蒲口二切；「葐」有符分、蒲奔二切；「蟠」有附袁、薄官二切；「房」有符方、步光二切；「芃」有房戎、博紅二切；「蘩」有附袁、薄官、薄波三切；「笨」有復原、扶晚、皮變三切；「坋（坌）」有房吻、扶問、蒲悶三切。

12 《漢語方音字匯》記錄了現代漢語方言中尚有雙唇讀法的非、敷、奉字母的字，包括「佛夫麩扶浮福伏斧傅父婦縛腹覆複復飛肥匪否帆翻反範販飯分墳粉糞方芳防房紡仿放捧楓封峰蜂馮逢縫鳳縫」等字。

13 「捧」字在閩南方言有兩種音讀，筆者認爲 $^{c}p^{h}ɔŋ$ 反映「敷奉切」的音讀；$_{c}p^{h}aŋ$ 對應「符容切」一讀。從韻母來看，$_{c}p^{h}aŋ$ 爲白讀層，$^{c}p^{h}ɔŋ$ 爲文讀韻母；從聲母來看，敷母讀 p^{h} 爲符合語音規律的白讀音，奉母讀 p^{h} 亦爲白讀音，反映的是受中原西部移民語言影響的濁音清化類型，與客、贛方言一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韻書亦有失收語音之現象；也有可能是因爲輕唇字母確立之後，韻書編者所採錄之字音以擦音爲主。另外，《漢語方音字匯》未收錄的字，但確實仍有雙唇音讀法者，如「發」，客語有 pot˩ 一讀；「負」，閩語有 pʰaiˀ˨ 一讀；「符」客語有 ˧˩pʰu 一讀，亦可佐證上述的推論。

從語音演變的角度來說，不論是通假字、聲訓、韻書又音或現代方音的異讀層次所反映的輕、重唇音的關係，都可以用*p, *pʰ,*b ＞f, fʰ, v 或*p, *pʰ, *b ＞pf, pfʰ, bv ＞f, fʰ, v 表示。[14] 要強調的是，語言演變的速度快慢不一，有的方言幾乎完成從塞音到擦音的變化，如官話，但在它的語言系統中也仍有少數詞彙依然頑固地維持雙唇塞音的讀法，如「捧」字，又如河南開封名勝「繁塔」的「繁」字讀音 ˧˩po 。現代漢語方言非、敷、奉字母的字仍讀雙唇塞音者，多爲東南地區方言的白讀層語音，有些在韻書的又音可尋得其類型源頭，有些甚至在韻書的又音中亦無記錄，必須上溯《切韻》以前，如、「反」（孚袁、府遠）、「方」（符方、府良）、「扶」（防無、甫無）、「夫」（防無、甫無）、「父」（方矩、扶雨）、「分」（撫文、扶問）、「痞」（方美、符鄙、方久），[15] 而這些字在《漢語方音字匯》記錄了雙唇塞音的層次。

2. 唇擦音與其他聲母的接觸

在下表上博楚簡可見的是唇擦音與來母通假，可視作 *Cr- 複聲母的關係，*C- 應爲雙唇塞音 *p- 。

出 處	篇 名	借字／本字	上古聲	中古聲	中古韻	等 第
上博（五）	姑成家父 p246	慮（膚）／虙	幫／來	非／來	虞／御	三
上博（二）	容成氏 p250	膚／盧	幫／來	非／來	虞／模	三／一

[14] 董同龢先生在《漢語音韻學》討論中古音系的擬音時，認爲「非敷奉微」也可擬作 pf, pfʰ, bvʰ, ɱ 。

[15] 括弧內爲《廣韻》所錄該字的又音反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下表《釋名》所見的「雨／輔」聲訓字組，使人聯想到閩南方言的輔音關係。雨／輔兩字的韻母同類，聲母一爲喻三云母，一爲奉母，依音同聲訓的要求而言，聲母似必須如同現代閩語一般，「雨」字讀 h-、「輔」字聲母也讀 h-，此聲訓例表現了喻三歸匣（擦音層次）與奉母同讀爲喉擦音的類型。

出　處	被訓字／訓字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聲	中古韻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釋天第一	雨／輔	云／並	魚	云／奉	虞	合	三	上

下表爲《廣韻》唇擦音的特殊又音。非、敷、奉與曉母的接觸類同於《釋名》所見的「雨／輔」聲訓字組的關係；更像客語、閩語把曉、匣母的部分字與非、敷、奉讀爲同類，客語同讀爲 f-、v-，閩語同讀爲 h-。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荂	況于芳無	曉敷	魚	虞	遇	撮	三	平
鎮	符分許運	奉曉	文	文問	臻	撮	三	平去
扮	府文／花豚／方吻／房吻／晡幻	非曉非奉幫	文	文吻吻／蟹／禡	臻／蟹／山	撮／合／開	三／二／二	平上上／去／去

下表所見之他弔切、同都切、市若切、都歷切、兵永切、丘敬切、孚命切、兄病切又音，記錄的是上古漢語跨部位塞音交替的語言層殘留。輕唇音與舌尖、舌根塞音接觸時應讀的是雙唇塞音。表中又音的音韻關係早於同部位塞音相互諧聲階段。韻書所錄的頫、畐、旳、窇四字，有其相同聲旁的字可供參照，如从「兆」得聲的字，「兆晁朓雿垗旐逃桃洮咷駣鞉挑祧恌庙朓誂窕晓佻跳眺朓覿絩」皆讀端、知系舌尖塞音；从「畐」得聲的字，「畐鄙」爲唇塞音、「畐圖」爲舌尖塞音；从「勺」得聲的字，「杓豹趵」爲唇塞音、「的玓妁旳馰肭靿葯」爲舌尖端系塞音、「勺妁杓芍圴」爲章系字舌尖來源的類型；从「丙」得聲的字，「丙柄炳昺邴怲蛃陃芮窇拚晎晒鈵病窉」爲唇塞音、「更」爲舌根塞音，其後从「更」之諧聲字，「粳浭梗梗哽綆鯁埂鞕郾挭黓硬」爲舌根塞音。我們推測舌根聲母的 [+後] 徵性使它帶有圓唇性質，而與唇塞音接近。三等唇塞音在音理上容易因顎化而讀爲舌尖塞音，漢越語的重紐唇音聲類變化即如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	切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攝	開合	等第	聲調
頻	方矩／他弔	非／透	宵	虞／嘯	遇／效	撮／齊	三／四	上／去
晶	方美／同都	非／定	之	旨／模	止／遇	齊／合	三／一	上／平
杓	甫遙撫招／市若／都歷	非敷／禪／端	藥	宵／藥／錫	效／宕／梗	開	三／三／四	平／入／入
寓	兵永丘敬孚命兄病	幫溪敷曉	陽	梗映映映	梗	撮齊齊齊	三	上去去去

三、齒擦音

（一）心生書與擦音、塞音（含邊音）、塞擦音

從清擦音字母心、生、書的現代方音異讀來看，擦音讀法已是壓倒性優勢的一種音讀類型，但塞擦音類型還偶有部分字佔有優勢。心、生、書母字在《漢語方音字匯》中所記錄的塞擦音、塞音例字，例如「燥騷塞昔率癬鮮纖滲星腥醒雖髓碎臊笑泄須膝惜鬚腮速賽聳守嬸升舂水少書叔手深申伸燒始深濕舒暑鼠束餿縮篩適」等字，與之相關的諧聲字，在楚簡通假、《釋名》聲訓、《廣韻》又音中也多有塞音或塞擦音的類型，可見漢語方言的異讀層次是前有所承。

以心母字「燥臊」、生母字「產」、書母字「舂」爲例，「燥臊」皆心母字，但現代漢語方言中，除了吳、閩方言，「燥」字讀塞擦音爲多，「臊」字則只有閩方言不讀擦音，一般認爲比較保守的閩方言，此二字的發展模式正好與現代漢語方言的大趨勢相反；把「燥」字讀爲擦音（廈門、福州、建甌），屬於創新，將「臊」字讀塞擦音（廈門、潮州、福州、建甌）則相對保守。這給我們的啓示是即使來源自相同音類，也可能存在音變方向的差異；同聲類的字不盡然有相同的演變結果。生母字「產」、書母字「舂」在現代漢語方言以讀塞擦音爲優勢，是大部分方言區較保守的兩個中古擦音聲母字，結合聲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舂，撞也」來看，爲我們假設中古字母系統的擦音字母經歷塞音＞塞擦音，或塞音＞塞擦音＞擦音的變化作了最好的見證。

1. 心母與舌齒擦音、塞音（含邊音）、塞擦音

楚簡心母與生、書通假，體現心母的塞擦音或擦音層次。如「生」字、从「束」聲之「嗽」字，閩、客方言都有讀爲塞擦音 ts^h- 的層次。心、生母在以諧聲字爲基礎材料的古音研究中被視作同源的關係，擬作*s-，其後一三四等爲心母，二等爲生母。楚簡通假所錄心、生母通假如生／姓、生／性、眚／姓、眚／性、速／數、遲（沙）／徙等。其中，「生／姓」、「生／性」、「眚／姓」、「眚／性」四組皆有諧聲關係；「速／數」在文獻中常互爲異文、通假字，如《周禮・考工記》：「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爲數」；「遲（沙）／徙」一組，既反映心、生同源，也表現楚地「徙」字歸入歌部，與今閩南語讀「徙」爲ㄘsua 、客語讀爲ㄘsai 可相提並論。歌部「我」字，閩南語讀ㄍgua ，客語讀ㄍŋai ，不論閩、客語，「徙」、「我」皆同韻。

《釋名》所見的心、生聲訓有：「朔／蘇」、「疏／索」、「霜／喪」、「叟／縮」、「脩／縮」；心書聲訓有：「信／申」、「膝／伸」、「少／小」、「手／須」、「戍／恤」、「始／息」、「弒／伺」，反映心母的塞擦音或擦音的層次。如「申伸膝少手須（鬚）始弒伺」漢語方言都還保有塞擦音的層次。

文獻中也屢見心、生接觸用例：疏（所葅所去）[16] 古與「胥」（相居）聲近通假；蔬（所葅）古與「糈」（私呂）聲相近；摻（所咸所斬）、攕（所咸）古讀如「纖」（息廉）；沙（所加）古與「瑣」（蘇果）聲相近；朔（所角）古與「蘇」（素姑）聲相近；縮（所六）古與「脩」（息流）聲相近；殺（所八）古與「肆」（息利）聲近通用。

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以爲《字林》「音伸爲辛」語音不切正，顯

[16] 括弧內爲《廣韻》反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示顏氏所認同的主流音讀已區分心母、書母。當然，這不應也不會是當時漢語的全面狀況。從出土文獻來看，心母與書母通假之例在楚地極爲普遍，例如「司／始」、「褻／設」、「少／小」三組通假字，其韻部關係並無疑慮，心母三等字與書母字在這些通假關係中可能讀爲塞擦音或擦音，如「少」、「始」二字，閩、客方言今仍有塞擦音的讀法。在文獻中心、書母字接觸也很常見，如「鑠」與「爍」音同，與「銷」、「消」通用；聲訓「手，須也」；「濕」、「燮」聲近通假；「屍」亦作「死」字；「猲」讀若「愬」……。[17]

《廣韻》心母的又音，屬於擦音字母者包括生、書、邪三類。這三個中古字母皆被擬爲擦音，但從這些又音字的諧聲字來看，這些擦音聲母的構擬並無法反映當時漢語生、書、邪音讀的全貌。例如从「攸」、「束」、「世」、「肖」、「西」、「胥」、「肅」、「巽」、「先」、「祭」、「參」、「及」、「生」、「省」、「孔」、「朔」、「索」、「數」、「旬」、「少」、「星」、「思」、「鐵」等聲旁得聲的的字，也在通假、聲訓、異文關係中與塞音、塞擦音接觸。換句話說，心與生、書、邪又音，只是反映了中古擦音聲母在語音史上的一個階段，並且應是比較新的發展，周祖謨 (1966) 在〈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曾說：

> 顏之推是重今而不重古的，他所重視的是在當時行用的相承的讀書音和實際存在於語言中的語音分類，而不是晉宋以上的古音。就前代的書音而論，古通而今不通的，從今；今音南北讀音不同的，則以相承的讀書音爲定。

這段話的意思是指韻書的編輯是以「當時的語音爲準」，因此若有新音出現，往往能夠被《切韻》記錄下來。心母舌齒部位又音的數量依擦音、塞擦音、塞音（含邊音）之順序遞減，反向證成了擦音聲母的發展過程。

楚簡心母與透、定（澄）母、喻四通假，表現心母有塞音的音讀層次。心透通假：「妥／綏」；心定（澄）通假：「司／治」、「秀／陶」、「狣／笑」；心喻四通假：「叡（叡）／浚」、「攸／修」、「酥（秀）／緜」、

[17] 本文所列舉書母、禪母文獻用例，多取自周祖謨〈審母古讀考〉、〈禪母古讀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賜」、「歲（《集韻》音陽）／喪」、「唯／雖」、「隹／雖」、「禾／緐」、「禾／陶」、「禾／由」、「秀／脩」等。其中「妥／綏」、「攸／修」、「易／賜」、「唯／雖」、「隹／雖」通假字組具有諧聲關係。

《釋名》所見心母與喻四的聲訓，有「錫／易」、「襲（巽）／緣」、「酉／秀」，可擬爲 *sl- 與 *l- 的關係，「錫／易」爲諧聲字；「秀」字有喻四讀音的諧聲字「誘蜏莠」，也有透母讀音的諧聲字「透」，乃 *lh- 塞化所致。與上博楚簡「攸／修」、「易／賜」、「唯／雖」、「秀／緐」、「秀／脩」等通假關係一致，可證在聲訓、諧聲、通假所見的心、喻四關係是一個跨地域存在的音韻類型。心定聲訓「髓／濕」、心透聲訓「吐／瀉」表現心母字有塞音讀法，「髓」字的同聲系諧聲字「惰橢嫷」讀爲舌尖塞音也可作爲佐證，在漢語方言中「髓」字閩語有 ts^h- 一讀，「寫」字的聲符「舄」，韻書錄有七雀切，都是塞擦音的層次，已不見塞音讀法。由此可知，《釋名》聲訓中心母與塞音的關係早於方言的塞擦音讀法，也早於韻書所錄的塞擦音乂音。

心邪聲訓「鞁／襲」一組，「鞁」字《廣韻》錄有蘇合、私盍二切，皆爲心母一等音切，《集韻》作息入切，則歸三等。《說文解字》云：「襲，从衣龖省聲」，《注》、《廣韻》作似入切。「龖」字，《廣韻》作徒合切；「鞁」字，《說文解字》讀若「沓」，正與「襲」字聲符「龖」字同音。與「龖」同聲系的諧聲字，「襲」字《廣韻》作似入切、「譶」字之涉切，「龖襲譶」之語音關係應是同爲舌尖塞音。據此可推知《釋名》「鞁／襲」聲訓應非中古音聲母心、邪，韻母一、三等的關係。也再一次證明韻書編者以時音爲主，《廣韻》失收「鞁」字讀若「沓」的定母音讀；從龖、襲、譶三字的諧聲關係也可證邪、定、章三母在上古有同爲舌尖塞音的層次，且邪母的音值與舌尖濁塞音相近。

《廣韻》所錄心母的舌尖塞音乂音，包括端透定、知徹澄。從乂音字的諧聲關係視之，从「叔」、「台」、「兪」、「孔」、「占」、「束」、「世」、「秀」、「勻」、「與」得聲的字多有端、知系的塞音，或舌尖邊音的讀法。心母與喻四（以母）的乂音也歸於此類觀察，一方面用以表示 l- 與 d- 語音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質相近，也說明這類喻四字又音是比較早的音讀類型，是心母 *sl- 來源的殘留，「泄蜩琇蛸眇蓨」在當時某些地方還帶有 *l- 成分。「褻」字有冬毒、先篤二音，可證「叔」字作爲「督鋻褻」字聲旁時應讀塞音，此種推論有韻書的又音加以佐證。又音中具有相同聲旁的「鼶謕僥蜩」四字有共同的心母音讀息移切，但「鼶」字尚有定母又音杜奚切，「謕」字除了也有杜奚切又音，另有透母土雞切一讀，「僥」字則有澄母直離切、池爾切二音，「蜩」有喻四又音，比較「遞」字爲定母徒禮切、亭繼切，「篠簥褸褭摷」讀澄、徹母，因此可推測「鼶謕僥蜩」的心母讀法應爲韻書所記錄的新音，同系列的諧聲字仍以讀舌尖部位的塞音、邊音爲主。《廣韻》又音記錄了「棶」字具有桑谷、千木、丑玉三切，其擦音心母、塞擦音清母、塞音徹母三種音讀類型，可謂是心母異讀層次的邏輯發展順序最直接的證據。

楚簡心母與精、清、初、崇、邪、禪通假，如心精通假：「喿／躁」、「澡／燥」；心清通假：「罕（辛）／親」、「簉（喿）／操」、「鄰（昔）／錯」、「散（昔）／措」、「桑／蒼」、「新／親」、「參／三」；心崇通假：「菜／巢」、「司／事」、「巽／饌」；心禪通假：「叟／受」；心邪通假：「夕／惜」，顯示心母字應有塞擦音或塞音的層次。以「澡／燥」一組爲例，燥字，《廣韻》先到切，現代方言中明顯分爲塞擦音與擦音兩種音讀類型。北京、濟南、太原、武漢文讀、合肥、揚州文讀、雙峰、南昌讀 ts-；西安、成都、長沙、梅縣、潮州讀 ts^h-；廣州、陽江讀 $t\int^h$-。武漢白讀、揚州白讀、蘇州、溫州、廈門、建甌、福州均讀 s-。楚簡通假字組關係顯示先秦楚地的心母字多有塞擦音的音讀層次，並且爲後代廣大區域的方言所繼承。「燥」字擦音讀法保留在吳、閩方言與少數官話區的白讀層，承繼《廣韻》先到切所記之音。心崇通假「司／事」一組與前述心定通假的「司／治」參照，顯示「司」字可能具有不同的音讀，以與「事」、「治」相應；或者也可能反映方音差異，即在楚地「事」、「治」二字音讀相同或相近，與閩南方言把它們讀成 $tai^{\supset}$ 、$_{\subseteq}t^hai$ 聲母皆爲塞音類似。禪母在中古是擦音？抑或塞擦音？學者並無共識。「叟／受」一組通假字所反映的心母與禪母的關係，透露禪母在楚地可能具有塞擦音或擦音的讀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惜」字今音讀爲塞擦音僅見於建甌白讀 $ts^hiɔ_⊃$，「夕」字塞擦音讀法亦僅見於廣州、陽江 $tʃik_⊇$，二字今音皆以擦音爲常見，與韻書所錄擦音反切同類。

《釋名》所見心母與精、莊系字的聲訓，包括心精聲訓：「燥／焦」、「簪／牸」、「躁／燥」；心清聲訓：「仙／遷」、「削／陗（峭）」、「敕／促」、「嗽／促」；心初聲訓：「洗／氎」、「笑／鈔」、「綃／鈔」、「讖／纖」；心從聲訓：「竦／從」、「嚼／削」，整體反映心母字讀塞擦音的層次。心母字「燥嗽笑纖」在漢語方言中還普遍有塞擦音的讀法；「仙」有異體字「僊」，與「遷」同聲旁；「敕嗽竦」同聲旁，「嗽」字聲母客語讀 ts^h-；「牸洗」从「先」得聲，也从「先」聲的「筅」字，閩方言將其聲母讀爲 ts^h-；「削峭綃」从「肖」聲，「肖」又从「小」聲，从「小」「肖」得聲之諧聲字，以字母系統的關係來看，多有塞音、塞擦音讀法：

趙（澄）	邶（精）	小（心）
	釗悄峭鞘（清）	少（書）
	誚（從）	稍梢沙（生）
	抄鈔吵炒（初）	
	勦（穿）	

從方言來看，「趙」字，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皆讀塞音 t-，反映澄母讀如定母的上古舌尖塞音層次；「少」（多少義）字，閩語廈門、潮州、福州白讀層皆讀塞擦音 ts-，爲塞音演變爲塞擦音的層次；閩語「少年」義的「少」字讀擦音，則與韻書所錄擦音同類型。

《廣韻》所記錄的心母塞擦音乂音，包括中古精清從、莊初崇、章昌等聲母的字。从「巽」、「世」、「塞」、「族」、「卒」、「焦」、「祭」、「取」、「蚤」、「肖」、「坐」、「桑」、「巢」、「隹」、「參」、「差」、「叟」、「徙」、「束」等聲旁得聲的諧聲字，如「譔潠寨嗾誶啐憔擦娶楖慅哨娷綅操繅繅嗺雔顩參槮縒傞帴婁棟」多讀爲擦音、塞擦音，也有少數讀塞音。據語音發展規律而言，塞擦音層次應是晚於塞音，早於擦音的中間發展階段，現代漢語方言把某些心母字讀爲塞擦音也是這個音讀類型的反映，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燥」、「臊」、「噪」、「纖」、「蹇」等。

總而言之，《廣韻》記錄了心母字與擦音（生書邪）、塞音（端透定知澄）、塞擦音字母（精清從莊初崇章昌）的又音反切。其內在語音關係也平行於從通假、聲訓用例所得到的推論。從《廣韻》又音來看，有同於通假所引述的字，也有屬於諧聲字系列者，可證心母的塞音、塞擦音、擦音的層次異讀，具體展現了音變的邏輯順序。

2. 生母與舌齒擦音、塞擦音、塞音（含邊音）

楚簡生、書通假有「堰（少）／沙」一組，兩字皆从「少」聲，一入書母、一入生母，可見通假例證雖少，音韻關係則確然可信。除此之外，楚簡生母與崇母通假有「使／士」一例，「使」字，今漢語方言未見塞擦音讀法，全區讀爲擦音，「士」字，福州白讀 $t^hai^{\supset}$ 、建甌白讀 $t^hi^{\supset}$ ，二地文讀均爲 s-，雙峰讀 $dz1^{\supset}$ 、蘇州讀 $z1^{\supset}$ 、溫州讀 $z1^{\supset}$ ，其餘各方言點聲母則爲 ʂ-、s-、ʃ-。從方言與通假來看，生母字曾有塞音或塞擦音的音讀。

文獻上亦可見與上述通假關係平行之語言現象。例如生書、心生通用之例，在《北史・魏收傳》記載：「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嚴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等籠，看孔嘲玎。』魏收不甘受嘲，所答之語皆兩兩雙聲，其中「衰收」、「腥瘦」與心、生、書母相關，「衰」生母字、「收」書母字、「瘦」生母字、「腥」心母字，與從楚簡所看到的生書、心生通假關係一致。[18]「衰」北京音有一讀爲 $_{⊂}ts^huei$ ，爲初母、楚爲切，塞擦音層次；「星腥醒」等字，閩方言皆有塞擦音音讀層次；「瘦」，客語有 $ts^h\varepsilon u^{\supset}$ 一讀，從文獻與方言來看，心、生、書母字「衰收」、「腥瘦」之接觸，可能是塞擦音或擦音層次。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叔即殺蔡叔，讀「蔡」爲「殺」。《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素葛反表「

[18] 此處所舉書母用例，取自周祖謨〈審母古讀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殺」字讀音，亦顯示心、生同源。阮校：「案〈禹貢〉云『二百里蔡』，鄭氏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古音蔡同殺』。張參《五經文字》云：『粲』，春秋傳多借『蔡』字爲之。」[19]「殺」爲生母字，「素」爲心母字，殺、素、蔡三字聲母爲生、心、清關係，可證生、心具有塞擦音的音讀層次。《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20]「獺祭魚」亦見《呂氏春秋・孟春》。陸宗達與王寧《古漢語詞義答問》〈說『祭』字〉認爲：

> 「祭」的本義應是「殘殺」……獺性殘，食魚往往只吃一兩口就拋掉，捕魚能力又強，所以每食必拋掉許多吃剩的魚。人們稱堆積故實爲「獺祭」，即取堆積殘餘之意。

由此看來，「獺祭魚」即「獺殺魚」。祭，精母字，可與「蔡」通用，「祭蔡」都可作「殺」，殺、蔡、祭在韻母上皆屬月（祭）部，其聲母關係顯示生母「殺」字應讀塞擦音的類型。

《釋名》所見生清聲訓「殺／竄」、「青／生」，表現生母字的塞擦音層次。上述文獻中「殺、蔡、祭」的關係與「殺／竄」聲訓的聲母關係一致。「青／生」聲訓一組，「生」字在閩方言白讀還讀 ts^h-。生書聲訓「朔／始」一組，「始」字客、粵方言保留塞擦音讀法，由此推知在「朔／始」聲訓例中可能還是生、書字母塞擦音層次的關係。

《廣韻》所錄生母乂音與心母有相類似的現象，生心、生書乂音爲一類；生與精清從、莊初崇、昌乂音爲一類；生與端定、知徹乂音爲一類，反映生母乂音也記錄了擦音、塞音、塞擦音的類型異讀。

生母與書母乂音只見二組：「觸阬」，不若生母與心母關係密切，此現象與其來源有別，及後續之演變方向相關；從源頭來看，生、心同源，書母來自

---

[19] 參《春秋左傳注疏》，頁 1326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 33 册《春秋左傳正義・昭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20] 參《禮記正義》，頁 531-533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 23 册禮《禮記正義・王制・月令》，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邊音，親疏關係已明。三者都有舌齒部位之塞音、塞擦音、擦音之乂音被記錄下來，此其所以有糾葛之緣故。「孔」字有心母、知母乂音，从其得聲之「阢」字有生、書之乂音，可見新的讀法確實以擦音爲主。

生母與塞擦音乂音，包括中古精清從、莊初崇、昌等聲母的字。以从「少」、「沙」、「參」、「產」、「酾」、「嗇」、「妾」、「叟」、「昔」、「率」、「爽」、「衰」、「册」、「戚」、「宗」聲旁得聲的字來看，如「㓜參𣐈槮慘巉斶唼插薔嬙霎箋帴潸軔麫溼塽衰榱册柵蹙槭緗宗涼琮」等，許多諧聲字皆有塞擦音的諧聲系列，在其他語料也常出現，彼此可交相證成。心、生有同源關係，與塞擦音的乂音現象也完全平行，據此可知音韻的類型變化和其語音性質密切相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產」字，韻書只錄所簡切一音，漢語方言有塞擦音和擦音兩派讀法，今見「慘巉」二字皆有初母乂音，前者初限、初綅二切，後者初綅切，據此推想，韻書應是漏收了今日大部分漢語方言「產」字讀爲塞擦音的「初限切」一讀。

生母與舌尖塞音、邊音乂音有端、定、徹、來等字母。與心母相較，生母與塞音的乂音較爲少見，但類型仍與心母相同，如「桀」有定母乂音，「曬」有徹母乂音，「嗾」有端母乂音，「琴」有徹母乂音。生母與邊音的乂音則是來母仍讀 r- 時語音關係的殘留，如「灑曬曬欐釃曬琴」，此爲生母與心母最大的不同，心母與邊音接觸是心母與喻四 (*l-) 的關係。从「麗」聲之「曬曬欐釃曬」，有來母、生母、徹母等音讀，與从喻四「攸」字得聲之字「修條鯈」分別爲心、定、澄母相互比較，可見在與塞音的關係上，心、生並無差別，但在與邊音的關係上，心母與喻四、生母與來母則形成對立的態勢。

3. 書母與舌尖邊音、塞音、塞擦音

書母與心、生母的關係已見前文所述。此節討論其與舌尖邊音、塞音、塞擦音的關係。包括書母與喻四；書母與端、知、章系聲母；書母與精、莊系聲母的接觸。

楚簡書母與喻四通假擬作 *hlj- 與 *l- ，即三等清邊音與舌尖邊音的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如「叡（允）／舜」、「敘（捨）／豫」、「夜／舍」、「舍（余）／舍」、「試／試」、「豸（易）／傷」、「弽（葉）／世」、「睪／釋」、「鳶／說」、「墜（也）／施」、「舍／予」、「舍／餘」、「怡／始」、「詒／始」等。這種聲母通假關係早於書母歸入章系時的舌面擦音讀法。

文獻中也處處可見書母與喻四的接觸，例如《莊子・徐无鬼》：「若卹若失。」《釋文》云「失」本亦作「佚」。「失」古亦讀若「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注云：「失讀爲逸。」《史記・吳王濞傳》：「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志失」即「志逸」。《左傳・隱公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公羊傳》、《穀梁傳》作「輸」。[21] 此外，喻四、書母接觸也見於詛楚文、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觸龍見趙太后》、《戰國策・趙策四》、睡虎地秦簡《金布律》、《車爵律》、《法律答問》、《日書》甲《詰咎》（李存智2010），顯見喻四與書母有一個音近的層次，在上古是一個地域分布廣闊的語音現象。

《釋名》所見書母、喻四聲訓：「痍／傷」擬作 *l- 與 *hlj- 的關係；書邪聲訓：「序／抒」、「席／釋」、「徐／舒」，爲 *hlj- 與 *lj- 階段的語音關係，乃清邊音三等與邊音三等的接觸。「席」字，閩語還有 ts^h- 音，爲邪母自濁塞音或邊音塞擦化、清化的音讀層次。若比較「釋澤擇鐸」、「世葉蝶諜碟牒喋」、「申伸呻電陳陣神」等諧聲字關係，則顯示有些書母字可能經歷邊音塞化的階段，故能與諸多塞音字諧聲；其次，從音變的邏輯順序來看，書母的塞音層次應爲現代漢語方言讀塞擦音的前一個階段。

書母、透母、喻四在楚簡有許多通假的用例，一如諧聲字昜湯傷、也拖施、譯擇釋的語音關係。書母與透母交替的語音關係擬爲 *hlj- 與 *lh-，爲清邊音三等與一、四等的通假，通假字例有「帠（申）／吞」、「愓（啻）／惕」、「啻／惕」、「聖／聽」、「台／始」、「它／施」、「庖（它）／施」（李存智2010）等。文獻中也可見書母與透母的接觸，例如《風俗通・

[21] 書母用例，取自周祖謨〈審母古讀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皇霸篇》：「舜者，推也」，「舜」爲書母、「推」爲透母。

書母字與舌尖塞音透母通假、或在漢語方言中有塞擦音 (ts^h-、ts- 等) 的讀法，應與邊音成分及清化的氣流有關。前引氣流使邊音清化爲擦音，邊音後伴隨的氣流則使 *l- 演變爲塞音透母，塞音進一步塞擦化 (t, t^h > ts, ts^h) 便是現代漢語方言把書母字讀爲塞擦音的類型。

楚簡書母與端母通假亦表現書母有塞音層次，如「陞（升）／登」、「陞／登」、「弔（弔）／叔」。「升」字，廈門白讀 ˩tsin、福州白讀˩tsiŋ，讀的是塞擦音，應爲晚於塞音層次的後續發展。「叔」字，廈門白讀 tsɪk˧，潮州白讀 tsek˧、福州白讀 tsøy?˧，讀的也是塞擦音。從諧聲字來看，「督鋕弒」从「叔」得聲，與「弔（弔）／叔」的通假都是書、端的關係。「未（菽），豆也」，「豆」爲定母字，此例聲訓也可證「叔」字作爲「督鋕弒」之聲符時應讀爲塞音，比閩方言讀爲塞擦音 ts- 的時代層次還要早，閩方言白讀 ts- 則與諧聲字「踧俶瑟敍」讀塞擦音爲同一音讀類型。

楚簡書母與定（澄）母通假，仍反映書母的塞音層次，例如「庶（佗）／弛」、「箸／書」、「澤／釋」、「橦／舂」、「啻／敵」、「紳（申）／陳」、「迍（申）／陳」、「申／陳」、「戠（申）／陳」、「矢（矢）／雉」、「時（詩）／待」、「箸／書」等通假字組的關係。其中「書舂啻申」等書母字在漢語方言中還有 ts 、ts^h 、$tʂ^h$ 、$tɕ^h$ 、tʃ 的塞擦音讀法。它們在楚地與塞音定、澄母字接觸，顯示這些字應有塞音的讀法方能通假，比現代漢語方言讀塞擦音的層次還早。從書母弛、啻二字的諧聲字來看，如池馳拖、敵嫡，也可看出它們與塞音關係密切。從其他文獻的通假、讀如用例也可證成這樣的推測：

書母	**舌尖塞音**（端、知系）
說稅（舒芮切）	古讀如「脫」
釋（施隻切）	古與「澤」通用
叔（式竹切）	古讀如「弔」
庶（商署切）	古讀如「度」
篤（式竹切）	古與「逐」聲相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矢（式視切） 古與「陳」聲相近
尸（式脂切） 古與「陳」聲相近
申（失人切） 古讀如「陳」
升（識蒸切） 古讀如「登」
舜（舒閏切） 古與「推」聲相近[22]

《釋名》所見書端（知）聲訓：「商／張」；書定（澄）聲訓：「舂／撞」，反映書母字有塞音層次。以「舂」字來說，《廣韻》錄作書容切，漢語方言卻是壓倒性地以塞擦音的讀法爲多，官話區、徽語讀 $tʂ^h$-、pf^h-、ts^h-；贛、客、閩多讀爲 ts-，也有讀爲 ts^h- 者；粵語讀爲 $tʃ$-。擦音讀法可見於蘇州 s-、溫州 ɕ-；雙峰讀塞音 t^h-。整體而言，漢語方言「舂」字音讀體現了塞音＞塞擦音＞擦音的音變歷程。

楚簡所見書母與舌尖來源的章、船、禪母通假，書母爲 *hlj-，例如書章通假：「埶（陞）／拯」、「庶／遮」、「告（止）／詩」、「訾（止）／詩」、「志／詩」、「者／捨」、「𢜔（遮）／庶」、「庶／煮」；書船通假：「𥘅（示）／尸」、「勝（乘）／勝」、「乘／勝」、「射／舍」；書禪通假：「厎（石）／庶」、「時（詩）／侍」、「時（詩）／時」等。從「埶（升）／登」與「埶（陞）／拯」二組通假字來看，从「升」之書母字既與端母「登」字通假，亦與章母字「拯」通假，顯示端、章母有同源關係，兩組通假字例透露書母字具有讀爲舌尖塞音或進一步塞擦化的層次。現代漢語方言書母字亦多有讀塞擦音者，聯繫兩端的音讀類型來看，書母字的塞音層次應早於塞擦音。書母與定（澄）母、船、禪母通假，則再次證明 d 、l 語音性質相近。書母與清塞音端、透通假，顯示清邊音可能有塞音化的演變路徑。舌尖塞音進一步演變爲塞擦音即可與塞擦音初母通假，如「簀（𥫱）／策」通假，「𥫱」字，北京音 $tʂ^hɻ^{˥}$ 即是塞擦音讀法。

《釋名》所見書精聲訓有「燒／燋（焦）」；書清聲訓有「束／促」；書

[22] 文獻用例，取自周祖謨〈審母古讀考〉整理而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章聲訓有「水／準」、「矢／指」、「商／章」、「庶／摭」、「暑／煮」、「詩／之」、「祝／始」；書昌聲訓有「車／舍」、「齒／始」、「叔／俶」；書船聲訓有「室／實」、「乘／陞」；書禪聲訓有「辰／伸」、「晨／伸」。所列書母與精、章系的聲訓，反映書母字由塞音類型音讀往塞擦音類型發展的事實。「束水矢商庶暑詩始叔室陞伸」等字在諧聲、通假、異文中的音韻關係，在漢語方言中殘留的塞音、塞擦音讀法，都可作爲佐證。

總之，書母與邊音（喻四 *l-）、塞音、塞擦音通假或聲訓，顯示在三等清邊音演變的過程中，書母字先經歷塞音化階段，其後才是塞擦音階段，這是部分方言將書母字讀塞擦音的類型來源，如閩南方言「鼠叔書伸水暑」皆讀舌尖塞擦音 ts-或 ts^h-，這也是楚簡通假、《釋名》聲訓早已存在的語音類型。

《廣韻》所錄書母字的又音類型與通假、聲訓所見相似，所見書母與端、知系的又音；與精清從心邪的又音；與章昌船禪的又音；與喻四的又音，整體反映了書母字具有塞音、塞擦音、擦音的異讀類型。書母與齒擦音又音，有心書、生書、書邪、書禪幾類。禪母是擦音，抑或塞擦音，學者並無共識，甚至有更多證據支持船、禪二者無法區分。（周祖謨1966；李新魁1979）書母來自舌尖清邊音，邪母爲邊音三等所演變而來，如「蟓」之兼有書、邪又音。書母與禪母的又讀，如「鉈鍦攝」，證明 l、d 語音相近，韻書記錄了當時方音的同層異讀。

書母與塞擦音又音包括章昌船、精清從兩組聲母。依據字母系統而言，書母的讀音被擬爲舌面擦音，但從又音字來看，其音讀也可能是塞音或塞擦音的層次，例如从「兌」得聲的「帨」有此芮、舒芮二切，爲清母、書母二音，但「蛻兌」則爲塞音讀法；从「亶」的「膻」有旨善、式善二切，爲章母、書母二讀，但「亶檀壇」則爲塞音字；从「升」的「拜」有識蒸、煮拯二切，爲書母、章母二讀，但「升」常讀如「登」，通假、聲訓中都與舌尖塞音往來；从「辰」之「娠」，有失人、章刃二切，但「唇」字閩南語還讀舌尖塞音，「脤」爲知母字、「鴟」爲徹母字，亦是塞音。

書母與舌尖塞音、邊音的又音，和邊音（*l-）清化、塞化及其氣流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前引氣流使邊音清化爲擦音書母，邊音後伴隨之氣流使邊音塞化爲塞音。韻書的又音記錄了兩種演變路徑的不同結果，其中書母與喻四的關係爲前一種類型，如「畬埏隃葉偞爚嬗施說」；書母與端、透、定、徹、澄、章又音爲後一種類型，如「趯痄暺透賧蛻裞濕湯齠脡嗔胂沉適」。書母與來母又音，牽涉到 r- 與 l- 在漢語語音史上的演變關係。从「樂」之「藥」字歸喻四，又音中「嬗」有以灼、書藥二切之又讀，「趯」有書藥、郎擊切二音；書母爲前引氣流使邊音清化所致，來母音讀則應爲喻四發生 *l-＞j- 變化之際，腳步快的 *r- 進佔 l- 的位置，因而與原來的 *l- 匯流所致，故同屬「樂」之聲旁的諧聲字，韻書記錄了書母、來母、喻四聲母的又音。

（二）邪船禪與擦音、塞音（含邊音）、塞擦音

與心生書的方音異讀相較，漢語方言所見邪、船、禪的擦音與塞擦音、塞音異讀，以讀清塞擦音者比較多，這應是濁塞音爲了保留濁音成分而塞擦化，濁塞擦音進一步清化所致，與清聲母心生書的語音性質不同。從《漢語方音字匯》可清楚看到與通假字組、聲訓字組所見同一諧聲偏旁的邪、船、禪母字，或者就是相同之字，它們在方言中保有塞音或塞擦音的音讀類型，例如：

邪母字—邪斜謝辭詞祠飼寺似祀夕習襲席俗徐緒敘序續隨隋袖旋尋循旬巡詳祥翔像橡象松訟頌誦

船母字—蛇舌射實食示船盾唇吮[23] 順乘剩繩

禪母字—折植匙十時石誓是視市殊薯屬蜀樹垂誰睡仇酬售勺蟬晨辰臣愼純常嘗償上尙承城成誠盛[24]

---

[23] 《漢語方音字匯》書中未記船母字「吮」，臺灣四縣客語讀 ˩ts^{h}ion ，亦是塞擦音讀法。

[24] 《漢語方音字匯》書中所記崇母字「士事鋤」三字，閩方言有讀舌尖塞音者；「柿」字讀舌根塞音。「助豺柴巢騬愁棧饞狀牀崇閘炸鍘鐲」在漢語方言則多讀舌尖或舌面塞擦音。從音變邏輯順序而言，崇母字的塞音也比塞擦音、擦音層次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船母「射」字、邪母「謝」字爲諧聲字，「射」字另有喻四聲母之又讀，船、邪、喻四之交替，顯示 d-、l- 之語音性質相近。「盾」字，《廣韻》錄有徒損、食尹二切，分屬定、船母，同源自 *d-，其諧聲字「盾遁」爲定母系列，「盾楯揗」爲船母系列，「循脩」爲邪母字，我們認爲韻書所錄之又音可能反映的是方音的差異，而方音差異又可能導因於音變類型的不同。船母「唇」字，閩語廈門讀 ˧tun 、潮州讀 ˧tuŋ ，其他漢語方言則多讀塞擦音或擦音，數量上以塞擦音爲優勢。《漢語方音字匯》書中所見，亦有邪母字「羨」、船母字「蝕神術述」、禪母字「甚腎社涉拾」今方言皆讀擦音，從語音史的觀點視之，屬於完成了從塞音演變爲擦音的一種類型。又如船母「順」字，書中只錄了濟南讀 tʂʰ-，禪母「愼」字只錄了成都讀 tsʰ-，這告訴我們塞擦音類型的確是擦音的前一個音變階段。比較閩、客、官話「唇船折食實蛇舌誓祀」等字的讀法，更可看到塞音爲塞擦音的前一個階段：

	廈門	梅縣	北京
唇	˧tun	˧sun	˧tʂʰuən
船	˧tsun 白　˧suan 文	˧sɔn	˧tʂʰuan
折[25]	tsiʔ˨ 白　siɛt˨ 文	sat˨	˧ʂɤ
食	tsiaʔ˨ 白　sit˨ 文	sət˨	˧ʂʅ
實	tsat˨ 白　sit˨ 文	sət˨	˧ʂʅ
蛇	˧tsua 白　˧sia 文	˧sa	˧ʂɤ
舌	tsiʔ˨ 白　siɛt˨ 文	sat˨	˧ʂɤ
誓	tsua˨˧ 白　se˨˧ 文	sʅ˨˧	ʂʅ˨˧
祀	tsʰai˨˧ 白　su˨˧ 文	sʅ˨˧	sʅ˨˧

[25] 此「折」字爲「損折」意，反切爲「常列切」，薛韻禪母字。「折斷義」則爲「旨熱切」，薛韻章母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閩南語廈門音的船、禪、邪母字，若有文、白讀之分，則白讀層聲母讀塞擦音，文讀層讀擦音，「唇」字只有一讀，爲塞音；表中例字客語皆讀爲擦音；北京船、禪母平聲尚讀塞擦音，仄聲讀擦音。漢語方言的邪、船、禪聲母字的音讀層次差異，有助於我們思考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同類現象的語音史意義。以下分述邪、船、禪三字母在各材料中與擦音、塞音、邊音、塞擦音的關係。

1.邪母與擦音、塞音、邊音、塞擦音

楚簡邪母的通假關係，有邪、心通假一類，出現在上博（六）競公瘧 p169「夕／惜」。「夕」字，在《漢語方音字匯》所錄的方言中，只有廣州、陽江讀 $tʃɪk_{\supseteq}$，聲母爲塞擦音，其餘方言皆讀擦音；「惜」字，建甌讀 $ts^hiɔ_{\supseteq}$ 其餘方言皆讀擦音。在楚地此兩字的聲母關係，可能是塞擦音或擦音的層次。除邪、心通假之外，楚簡邪母的通假類型尚可分爲邪母與舌尖音通假、邪母與舌根音通假、邪母與喻四通假三類。（李存智2010）它們分別體現了中古邪母被擬爲 zj- 之前的邊音、塞音、塞擦音階段的語音接觸關係。

邪母與喻四通假，可分爲兩種語音類型：一爲邪母 *lj-、喻四 *l-，例如「畬（余）／序」、「羊／祥」、「恙／祥」、「羕／祥」、「巳／也」；一爲邪母 *sgj-、喻四 *gl-，例如「頌／容」、「浴／俗」。

邪母與舌尖音通假，涉及精、從、初、書、章、定（澄）、透等，包括清邊音、塞音與塞擦音三類聲母。在這些關係中，邪母擬爲 **sdj-，經歷 **sdj- ＞ *dzj- ＞ zj- 的變化，故得以與 *ts-、dz-、*r-ts^h、*-hlj-、*tj-、*d-(*r-d-)、*lh- 接觸。邪母與精、從、初通假，如「次／資」、「虘（虙）／席」二例，可能是 s、d 換位，成爲 dz- 而有交替，閩南方言「席蓆」二字白讀 $ts^hio?$，其塞擦音層次經歷 **sd- ＞ *dz ＞ ts^h 的變化，與此二組通假的邪母字爲相同的音變類型。邪母與書、章、定母的通假關係，如「時（寺）／詩」、「佀（似）／始」、「紀（辭）／始」、「箸（寺）／誌」、「隨（隋）／惰」、「寺／待」、「敘（敘）／除」、「緒（詞）／治」、「詞／治」、「怠／辭」，*sdj- 不須發生 d，s 換位的變化，便能與 *hlj- ＞ *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j-＞tɕ-、*d-＞d-、*lh-＞t^h- 因語音性質相近而交替。「時（寺）／詩」、「㠯（似）／始」、「寺／待」、「敔（敘）／除」通假字組都具有諧聲關係，也支持此種推論。[26]

邪母與舌根音通假，如邪喻三通假：「㠯（巳）／姒（矣）」；邪見通假：「陵（圭）／隨」、「尒（几）／序」、「汲／隰」、「谷／俗」、「級／隰」、「垕（旬）／均」、「旬／畎」等，邪母可擬作 *sgj-，與*g-、*k- 因語音相近而交替。

《釋名》所見邪母的聲訓關係，（李存智2011）有心、邪聲訓：「鞁／襲」，及邪母與舌尖音聲訓、邪母與舌根音聲訓、邪母與喻四聲訓四類，與楚簡通假所見音韻類型一致。邪母與舌尖音的關係，涉及定（澄）母、精母。上博楚簡邪母通假關係有邪精、邪從、邪初、邪書、邪章、邪定（澄）等類型，與塞擦音、擦音、清邊音皆有通假關係；相較之下，《釋名》聲訓只見邪定（澄）、邪精二型，「鐔／尋」、「隰／蟄」聲訓，邪母可擬爲*sdj-＞zj-，故能與 *d-、*r-dj- 交替；「敘／杼」聲訓，邪母「敘」字擬作 *lj-，「杼」字擬作 *r-dj-。邪精聲訓，「襲／匝」、「足／續」二組關係猶如上博楚簡「次／資」、「虙（虘）／席」通假。「襲」字，「从衣，龖省聲」，段《注》作似入切。襲字所从聲旁「龖」字，《廣韻》作徒合切；「襲」字既可與「鞁」字聲訓，也可與「匝」字聲訓，可知「襲」字具有異讀層次，此例的被訓字「襲」，可能讀作似入切一音。

《釋名》所見邪母與舌根音聲訓，只見邪昌、邪疑二類。「耜／齒」一組，「耜」字應爲 *lj-、「齒」字爲 *k^hlj-＞tɕ^h-；「齒」字閩方言還殘留舌根音 k^h- 的存古層次。邪疑聲訓「語／敘」一組，邪母字「敘」亦擬爲 *lj-。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批評南人不分從、邪，從《廣韻》所錄邪

[26] 「怠／辭」一組，「辭」字另有異體字「辞」，「辞」與「怠」亦爲諧聲字關係。「紀（辭）／始」一組亦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母字的從、邪乂音來看，「蕭顏多所決定」、「從分不從合」的影響的確深遠，從、邪乂音只有「賮灂鸅慒絧掃鄹濜」八字。從乂音可見邪母字有舌尖、舌根二源，基本上反映了邪母來源與發展的過程，與楚簡通假、《釋名》聲訓所見類型一致。

邪母與心母乂音，如「檈洵淞淞樥蜥撰霫蟓」、邪母與書母乂音，如「蟓」。從這些乂音字的諧聲偏旁來看，展現了邪母字與舌尖音、舌根音的雙重關係，如「還環鬟」爲匣母字、「公」爲見母字、「瞚」爲匣母字。邪母與塞擦音字母乂音，包括精、莊組的精清從、莊崇等聲母。體現了邪母字在漢語語音史中不同的音變類型與音韻發展的邏輯過程。乂音關係表現了邪母來自邊音三等 *lj-、舌尖 *sdj-、舌根 *sgj- 三個來源的多種階段類型，包括塞音、邊音、塞擦音、擦音。邪母與從母乂音，如「賮灂鸅慒絧掃鄹濜」，應是與 *sdj- ＞dzj- 發展有關，遂與 *dz- 混同。客語「尋盡」都讀 ts^h-，也可證邪、從母共同經歷塞擦音的階段，因而關係緊密。

邪母與舌尖塞音、邊音乂音，主要是指韻書記錄了邪母字的定、澄、船、禪、透、喻四乂音。邪與喻四乂音，如「鱣牰痒爓孱洏跋腚頌茵擙邪斜蓟詳洋勠羨遂畁蕑」，多爲歷史上的 *l- 與 *lj- (＞zj-) 階段。其與昌母、船母的乂音，如「灥繂抒揗吮刎紃鞠」，可解釋爲邊音與舌尖塞音的音近關係，韻書記錄的乂音可能是當時方音的差異。从「余」、「覃」、「由」、「夷」、「隋」、「盾」得聲之諧聲字，亦多讀塞音，其諧聲字的邪母音讀，源頭可能是 *lj- 或 *sdj-；「蟓」徐兩、式亮二切，「潊」有徐兩、徒朗二切，「勠」有餘兩、徐兩二切，它們有一個徐兩切的共同音讀，但乂分別有書母、定母、喻四的乂音，由邪、書、定、喻四在乂音中的種種關係來看，乂再一次證明 l- 與 d- 的語音性質相近。

《廣韻》所錄邪母與舌根音乂音，所見者爲邪與匣乂音，如「還」字，邪與曉乂音，如「叩」字，體現邪母有舌根音的來源 *sgj- (＞zj-)。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船母與擦音、塞音、邊音、塞擦音

楚簡船母通假的擦音、塞音、塞擦音層次，表現在船定（澄）通假：「唇／朕」；船透（徹）通假：「述／怵」、「它／蛇」；船邪通假：「述／遂」。其中「述／怵」、「它／蛇」有諧聲關係；「述」字既和徹母字「怵」通假，也和邪母字「遂」通假，以字母系統船、徹、邪擬爲 dʑ、ʈʰ 或 tɕʰ、z 觀之，殊難以此音值相互通假，我們以爲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因同部位塞音（邊音）而交替，即 *dj-、*r-tj、*sdj- (*lj-) 的關係。「唇／朕」二字應同爲舌尖塞音而通假，閩南方言「唇」字讀 ʦun，「朕」爲澄母字，閩南方言讀 tin²，二字聲母保留了同爲舌尖塞音的古音特色 (*d＞t)。「它／蛇」二字關係，從文字學角度視之，「蛇」爲「它」之後起字，「它」本爲「蛇」之象形；從音韻學角度思之，「它」爲透母字，「蛇」爲船母字，在上古時期應爲同部位塞音（邊音）音近關係，閩南方言今讀「蛇」爲 ʦua，聲母爲塞擦音，其他漢語方言多讀爲擦音。從發生學及語音發展的邏輯來看，閩南方言「蛇」字音讀來源應爲 *dj-＞*dz-＞ts-，其他漢語方言則進一步由塞擦音發展爲擦音。

《釋名》聲訓所見船母的聲訓關係有船喻四聲訓：「說／述」、「漾／術」、「舌／泄」、「唇／緣」；船定（澄）聲訓：「甸／乘」、「絰／實」、「痔／食」；船昌聲訓：「剚（川）／吮」；船禪聲訓：「食／殖」；船邪聲訓：「吮／循」、「船／循」、「順／循」。（李存智2011）這些聲訓關係反映船母字仍爲塞音的音讀類型，或爲 *dj-，或爲 *glj-。在漢語方言中，船母字「舌實食船盾唇順吮乘剩」，禪母字「殖」，皆有塞擦音的音讀層次；邪母字「循」亦有漢語方言讀塞擦音的層次，其聲符即船母字「盾」，韻書並且錄有「盾」之定母乂音。從語音史觀之，船、禪、邪經歷塞音＞塞擦音＞擦音的變化，其語音發展的連續性清晰可見。澄、昌由塞音＞塞擦音的發展過程也由多數漢語方言所繼承，閩方言是少數能保留澄、昌母讀塞音層次的方言。

《廣韻》乂音所見船母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層次表現在船見乂音：「漘鱐」；船群乂音：「示」；船匣乂音：「舌狘」，爲章系字舌根來源的層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船定又音：「盾荼」；船澄又音：「杼朮荼」；船徹又音：「楯」，爲章系字舌尖來源的層次。船禪又音：「贖晨視𨑨弛」，體現韻書編者儘量求分，卻又透露船、禪二字母難解難分之關係，可視爲章組內部或塞音、或塞擦音的層次。船喻四又音：「噙驕食賸媵貤鯽揲漏鱗蛇」；船邪又音：「抒揗紃吮楯」；船書又音：「貰紓」等又音關係，記錄了船母或塞音、或塞擦音、或擦音的層次。這些又音字本身，或其同聲旁的諧聲字，在漢語方言讀爲塞音者，如定母字「盾遁荼涂途塗讀牘」、船母字「唇」，或讀爲塞擦音者，如邪母字「徐敘序續循巡」、船母字「蛇舌食示盾順吮繩」、禪母字「視晨辰」，或讀爲擦音者，如船母字「蝕術述」。總之，與漢語方言船母字參差不等的音讀相較，《廣韻》所記錄之船母又音也蘊含了塞音＞塞擦音＞擦音的變化歷程。

3.禪母與擦音、塞音、邊音、塞擦音

楚簡禪母通假的塞音層次，表現在禪端（知）通假：「屯／純」、「豚（誅）／殊」、「弔／淑」、「𠂤（弔）／淑」、「𠂤（氏）／眡（《廣韻》同低）」、「尙／當」、「𡍮（尙）／當」、「𡍮（尙）／黨」、「蜀／篤」；禪透（徹）通假：「或（壬）／成」、「尙／倘」、「迉（石）／坼」；禪定（澄）通假：「誯（豆）／樹」、「𢍏（單）／憚」、「冣（蜀）／獨」、「蜀／獨」、「諫／臀」、「卲／召」、「植／直」、「蠲（从蜀得聲）／濁」、「𡍮／堂」、「受／紂」、「敓／尉」、「𠫓／壽」。（李存智2010）這些通假字組中，「屯／純」、「尙／當」、「𡍮（尙）／當」、「𡍮（尙）／黨」、「尙／倘」、「𢍏（單）／憚」、「冣（蜀）／獨」、「蜀／獨」、「卲／召」、「植／直」、「蠲（从蜀得聲）／濁」、「𡍮／堂」、「𠫓／壽」且皆具有諧聲關係，顯示禪母通假的塞音層次與諧聲字完全平行。邪禪通假：「寺／恃」亦互爲諧聲字，可擬爲 *sdj- 與 *dj- 的關係；而今北京話「寺／恃」二字同爲擦音層讀法，則是禪、邪母進一步擦音化的結果。

《釋名》聲訓所見禪母的的聲訓關係，表現禪母的塞音層次之聲訓類型有喻四禪聲訓：「夷／常」、「媵／承」、「善／演」、「腎／引」、「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遙」、「署／予」；禪透聲訓：「誰／推」；章禪聲訓：「祝／屬」、「贅／屬」、「埴／膱（戠）」、「孰／祝」、「裳／障」、「誓／制」；昌禪聲訓：「昌／盛」；禪邪聲訓：「祥／善」、「屬／續」。在文字關係中，「夷常腎媵軺署予誰推贅屬埴裳善續」等字之諧聲系列，多有塞音讀法，可證在這些聲訓關係中禪母應仍是塞音讀法。

《廣韻》又音所見禪母的塞音層次，禪船、禪書、禪邪又音已見前文，其他的又音類型表現在禪匣又音：「鶡」；禪群又音：「忯忌」。禪母與舌根音又音，反映的是章系字舌根來源的層次。禪端又音：「闍單堤踶涉杓嬗」；禪定又音：「錞儃撣提媞鯷僤折鄯韣」；禪知又音：「辰」；禪澄又音：「植召鐲澶徥封」，反映的是章系字舌尖來源的層次。禪章又音：「屬蠾諸蟾勺妁純淑」；禪昌又音：「埴歂姺」，及船禪又音：「贖晨視眡弛」，反映的是章系內部或塞音、或塞擦音的層次。禪喻四又音，有「余栘蜍鋋銴軺剡野」等字，體現 l- 與 d- 音近的語音特質。

至於能表現禪母已進行從塞音到塞擦音變化，具有塞擦音層次者，則爲禪母與塞擦音莊、崇、清的又音，如莊禪又音：「振殿」；禪崇又音：「汋譙殿」；禪清又音：「芍讙」。禪母經歷 **glj, **dj ＞ *dʑ- (*dzj-) 的變化，故能與精、莊系塞擦音聲母形成又音，且幸運地被韻書編者所記錄下來。諧聲字端、章系的密切關係，也能證明我們的推測：塞音＞塞擦音的變化即是此類又音產生的動因，至於禪母的擦音讀法則應是下一階段的變化。

從禪母的又音類型與船母大體一致而言，船、禪母在韻書編輯的年代難以區別，且其塞音層次仍廣爲編者所記錄，章、昌母情況亦然，我們認爲在反切勢力所及的《切韻》系韻書年代，章系字的塞音、塞擦音層次分布相當普遍。

四、牙喉擦音

牙喉擦音曉、匣涉及較多重要的聲母議題，如曉母有清鼻音的來源，我們已經有過系統的討論（李存智2010,2011）。曉、匣母在漢語方言常與非系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合流，共有一個音讀層次，如閩、客語，則廣爲讀者所知。我們（李存智 2010,2011 ）已利用楚簡通假字、《釋名》聲訓對匣母字在上古即有塞音、擦音、零聲母的異讀層次有過詳細的討論。本節的重點在全盤考量漢語擦音聲母有一個共同的類型來源——塞音，此亦可和格林規律所指出的 *k ＞ h 相互參照，凸顯漢語除了自己的殊異性之外，也具有一般語言的共性，此處的共性即塞音＞擦音，以字母來說則是曉、匣與見、溪、群的關係。塞音＞塞擦音的變化，以見系來說則是與精系的接觸關係。

以專文具體討論曉、匣與見、溪、群關係者，當推李新魁先生，他在〈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用了各式語料說明曉、匣母應歸舌根塞音見、溪、群。筆者受其啓發，並結合唇擦音、齒擦音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共同變化趨勢，認爲漢語的擦音字母都有塞音的來源。惟曉母、匣母仍有其多樣的異讀層次，並不是「歸見溪群」就可解釋完盡，我們以異讀層次來看曉、匣母的音韻行爲，並凸顯時間、地域、類型差異是層次研究中不可偏廢的元素。

1. 曉母的異讀層次：塞音、塞擦音、擦音、清鼻音、零聲母

(1) 塞音層次

楚簡通假可見曉母的塞音層次，表現在曉船通假：「訢（訢）／神」、「訓／順」；曉禪通假：「慜（訢）／愼」、「訢（訢）／愼」、「訢（訢）／愼」、「訢／愼」，曉船、曉禪通假也反映章系有舌根音來源。曉母的塞音層次也反映在曉見通假：「見／顯」、「荅（各）／赫」、「蒿／郊」、「訶／歌」；曉溪通假：「气／汔」、「卿／亨」、「卿／饗」、「嚾／勸」、「懽／勸」、「塹（歁）／欽」、「向／卿」，這些通假關係體現曉母有舌根塞音的來源，以語音關係表示即爲：*k-, *k^h-, *g-＞x-, h-。

《釋名》聲訓所見曉母的舌根塞音來源反映在曉見聲訓、曉溪聲訓、曉昌聲訓等，《廣韻》又音亦有豐富的曉母舌根塞音又音，共同體現的是*k-,*k^h-, *g ＞x-, h- 的音變類型。因過去少有從系統音變討論曉母的舌根塞音層次，故本節詳列《釋名》聲訓、《廣韻》又音的關係，例字如下表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曉母與舌根塞音聲訓】

出處	被訓字／訓字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聲	中古韻	開合	等第	聲調
釋兵第二十三	殺（殳）／霍	見／曉	陽／鐸	見／曉	唐／鐸	合	一	平／入
釋車第二十四	鞠／經	曉／見	元／耕	曉／見	銑／青	開	四	上／平
釋天第一	坎／險	溪／曉	談	溪／曉	感／琰	開	一／三	上
釋言語第十二	怯／脅	溪／曉	葉	溪／曉	業／葉	開	三	入
釋天第一	氣／愾	溪／曉	物	溪／曉	未	開	三	去
釋衣服第十六	祛／虛	溪／曉	魚	溪／曉	魚	開	三	平
釋言語第十二	凶／空	曉／溪	東	曉／溪	鍾／東	合	三／一	平
釋言語第十二	好／巧	曉／溪	幽	曉／溪	皓／巧	開	一／二	上
釋疾病第二十六	欶／刻	曉／溪	之／職	曉／溪	咍／德	開	一	平／入
釋疾病第二十六	齁／朽	溪／曉	魚／幽	溪／曉	虞／有	合／開	三	上
釋飲食第十三	麴／朽	溪／曉	覺／幽	溪／曉	屋／有	開	三	入／上
釋采帛第十四	赤／赫	昌／曉	鐸	昌／曉	昔／陌	開	三／二	入

【曉母與舌根塞音又音】

字	切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攝	開合	等第	聲調
決	古穴呼決	見曉	月	屑	山	撮	四	入
肛	古雙許江	見曉	東	江	江	開	二	平
傋	古項虛愉	見曉	東	講	江	開	二	上
嘐	古肴許交	見曉	幽	肴	效	開	二	平
鷮	古孝呼教	見曉	幽	效	效	開	二	去
皦	古了馨皎	見曉	宵	篠	效	齊	四	上
昊	古闃呼昊	見曉	錫	錫	梗	撮	四	入
彏	古博虛郭	見曉	陽	鐸	梗	合	一	入
嗢	古忽呼骨	見曉	物	沒	臻	合	一	入
疫	居立呼合呼盍	見曉曉	緝	緝合盍	咸	齊開開	一三一	入
概	許既／古代	曉／見	物	未／代	止／蟹	撮／開	三／一	去
懮	呼官古玩	曉見	元	桓換	山	合	一	平去
讙	許縣古縣	曉見	耕	霰	山	撮	四	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昫	況晚／古鄧	曉見	蒸	阮／嶝	山／曾	撮／開	三／一	上／去
卿	呼光古晃	曉見	陽	唐蕩	宕	合	一	平上
彏	許縛居縛	曉見	鐸	藥	宕	撮	三	入
烘	況于舉朱	曉見	魚	虞	遇	撮	三	平
縞	呼毛古老古到	曉見見	宵	豪皓號	效	開	一	平上去
唬	呼訝／古伯	曉／見	魚	禡／陌	假／梗	開／合	二	去／入
果	呼罪／古玩	曉／見	歌	賄／換	蟹／山	合	一	去／上
趫	許穢／居聿／香兗許縣	曉／見／曉	耕	廢／術／獮霰	蟹／臻／山	撮	三／三／三四	去／入／上去
詨	古肴胡教呼教	見匣曉	宵	肴效效	效	開	二	平去去
嚂	古覽呼覽苦爛盧瞰	見曉溪來	談	敢敢闞闞	咸	開	一	上上去去
獦	許些許葛／起法	曉／溪	月	月曷／乏	山／咸	齊開／撮	三一／三	入
愾	許既／苦蓋	曉／溪	物	未／代	止／蟹	齊／開	三／一	去
哥	虛我呼箇／枯駕	曉／溪	歌	哿箇／禡	果／假	開	一／二	上去／去
蹊	胡仲／丘謬	曉／溪	幽	送／幼	通／流	齊	三	去
忼	呼郎苦朗	曉溪	陽	唐蕩	宕	開	一	平上
薧	呼毛苦浩	曉溪	宵	豪皓	效	開	一	平上
銎	許容曲恭	曉溪	東	鍾	通	撮	三	平
虛	朽居去魚	曉溪	魚	魚	遇	齊	三	平
乞	許迄去迄	曉溪	物	迄	臻	齊	三	入
炕	呼郎苦朗苦浪	曉溪溪	陽	唐蕩宕	宕	開	一	平上去
爌	呼晃丘晃苦滂	曉溪溪	陽	蕩蕩宕	宕	合	一	上上去
姎	虛檢苦協呼牒	曉溪曉	葉	琰帖帖	咸	齊	三四四	上入入
闞	火斬苦爛許鑑	曉溪曉	談	豏闞鑑	咸	開	二一二	去上去
褰	丘言虛言	溪曉	元	元	山	撮	三	平
氣	去既許既	溪曉	物	未	止	齊	三	去
虓	口敢呼濫	溪曉	談	敢闞	咸	開	一	上去
漷	苦郭／虎伯	溪／曉	鐸	鐸／陌	宕／梗	合	一／二	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豈	去吏去既許既	溪溪曉	物	志未未	止	齊	三	去
磬	苦格楷革呼麥	溪溪曉	錫	陌麥麥	梗	開開合	二	入
怕	九過／苦候古候呼漏	見／溪見曉	侯	過／候	過／流	撮／開	三／一	去
詬	古厚苦候呼漏	見溪曉	侯	厚候候	流	開	一	上上去
彉	古博苦郭虛郭	見溪曉	陽	鐸	梗	合	一	入
欦	許兼火斬五广	曉曉溪	侵	添豏儼	咸	齊開齊	四二三	平上上
鄗	口交胡老／呵各	溪匣／曉	宵	肴皓／鐸	宵／宕	開	二一／一	平上／入
蚬	胡典呼典苦甸	匣曉溪	元	銑銑霰	山	齊	四	上上去
昫	其俱況羽	群曉	侯	虞虞	過	撮	三	平上
懁	許縛具玃	曉群	鐸	藥	宕	撮	三	入
膝	許九巨鳩	曉群	幽	尤	流	齊	三	平
膠	許九巨鳩	曉群	幽	尤	流	齊	三	平
謈	許嬌巨嬌	曉群	宵	宵	效	開	三	平
咭	許吉巨乙／恪八	曉群／溪	質	質／黠	臻／山	齊	三／二	入
姁	況于其俱況羽香勾	曉群曉曉	侯	虞虞虞過	過	撮	三	平平上去
孃	許緣於緣／渠營	曉影／群	元	仙／清	山／梗	撮	三	平
姈	處占許兼許成	昌曉曉	侵	鹽添咸	咸	齊齊開	三四二	平
殃	許久尺救	曉昌	幽	有宥	流	齊	三	上去
郝	呵各／施隻昌石	曉書昌	鐸	鐸／昔	宕／梗	開／齊	一／三	入

從舌根塞音演變爲舌根擦音，向來比較被關注的是匣母字的層次問題。在本文的假設裏，雙唇、舌尖、舌根部位的塞音都有演變爲擦音的類型。因此，除了楚簡通假、《釋名》聲訓、《廣韻》又音之外，我們有必要從其他語料的同類聲母現象來看曉母與舌根塞音的關係。從諧聲字來看，見、溪、群母字與曉母字相諧者極爲普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溪群	曉　母
九	旭虓
羔	顥
高	蒿歊熇滈鰝
句	昫佝姁
雚	讙驩歡懽鱞獾
干	鼾軒
軍	葷暈揮輝暉煇翬輝翬
斤	訢欣昕忻旂
氣	鎎、愾、饩、煚、餼
恢	灰
丂	朽
殼	瞉
亢	炕忼
磬	馨
可	訶閜抲
共	烘
及	吸歮
瓊	夐

從多義字來看，今音中，見系舌根塞音與曉母字，常互爲同字之異讀，成爲一字的見系塞音、曉母兩讀。[27] 例如：

夸，大也，枯瓜切；美貌，匈于切。

蠸，黃甲小蟲，逵員切；大鼈，呼玩切。

[27] 本段所引文獻上曉母字來自塞音的例證，由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整理而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世典籍通假字也反映曉母與見系塞音關係，例如：

苛，空歌切，古可借爲呵（虎何切）字。例如：鄭康成《說禮》：「司關長苛奸人。」又《前漢書・王莽傳》：「大司空士夜過奉亭，亭長苛之。」

儉，巨險切，古可借爲險（虛檢切）字。例如：《荀子・富國篇》：「下疑俗儉。」注：「儉讀爲險。」

共，渠用切，古可借爲向（許亮切）字。例如：《論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古書異文也記錄舌根塞音與曉母交替，例如：

「匈奴」又作「恭奴」

《史記・匈奴列傳》作匈奴

《漢書・匈奴傳》作恭奴

《釋迦方志》卷上作凶奴

《大唐求法高僧傳》作兇奴

可證古匈、凶、兇（許容切）與恭（九容切）同爲塞音。

早期又音也記錄見系塞音與曉母交替，例如郭璞《爾雅音》與顧野王《玉篇》所見：

炕，呼郎反，又口浪反—郭璞《爾雅音》

虧，祛危反，又許宜反—郭璞《爾雅音》

鴟，些交反，又音交—郭璞《爾雅音》

歔，音歆，又音欽—郭璞《爾雅音》

顅，口幺切，又火幺切—顧野王《玉篇》

蹻，丘言切，又虛言切—顧野王《玉篇》

經籍注音也記錄塞音見、溪母與曉母交替，如郭璞《爾雅音》、《經典釋文》、鄭玄注所見：

「懽」音貫， 懽，呼官切；貫，古玩切。—郭璞《爾雅音》

「荒」讀爲「康」；荒，呼光切；康，苦岡切。—《經典釋文》引「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苞荒」鄭玄注

「蒿」讀爲「郊」。蒿，呼毛切；郊，古肴切。—《周禮》卷四鄭玄注

《說文》讀若也見舌根塞音與曉母交替，例如：

「璜」讀若「郭」，璜，虛郭切；郭，古博切。

「儇」讀若「絹」，儇，呼關切；絹，規掾切。

從文獻所記載的古今音變來看，例如「烘」字，漢晉時代尚念見母讀音：

烘，音「恭」—《經典釋文》引孫炎音

甘凶反、具凶反—呂忱《字林》

許公切—梁顧野王《玉篇》

呼東切—《唐韻》；《廣韻》有呼東、呼貢、戶公、胡貢四切

音「恭」、甘凶反、具凶反均是見母讀音，許公切、呼東切、呼貢切已是曉母讀音，戶公、胡貢二切則爲匣母擦音層次讀法。

又如「掀」字、「翽」字、「愒」字、「隙」字在文獻的古今音變記錄：

掀，丘近切—《經典釋文》引呂忱《字林》

掀，許言切—《玉篇》

翽，古外反—呂忱《字林》

翽，呼外切—《玉篇》

翽，呼會切—《廣韻》

愒，古賣切—《玉篇》

愒，古隘切—《廣韻》

愒，「火」母—清初樊騰鳳《五方元音》

隙，苦戟切—《玉篇》

隙，綺戟切—《廣韻》

隙，「叶喜上聲」—明《中州音韻》

「丘近切」、「古外反」、「古賣切」、「古隘切」、「苦戟切」、「綺戟切」具是見、溪母字讀音，其後皆演變爲擦音曉母讀音，而歷代字書、韻書往往記錄了新發展的擦音讀法。從以上各類語料的同類現象來看，可見從塞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始的弱化音變隨時隨處都在進行 (timeless and constant)。

從現代方言來看，其他方言讀爲曉母的許多字，閩方言尚讀見系聲母。

	汕頭	廈門	北京	《廣韻》反切
許（姓）	˥kʰou	˥kʰɔ	˥ɕy	虛呂切
吸	kʰip˨	kʰip˨	˩ɕi	許及切
霍	kʰak˨		xuo˥	虛郭切

換另一種方式觀察，可看出同聲類的字即使在同一個方言間也並非同步，這是漢語方言語音發展的不平衡所致，也是常態。例如同樣是中古的曉母字、溪母字，北京、廈門各有其保守存古與創新的一面：[28]

	北京	廈門	《廣韻》反切
許（姓）	˥ɕy	˥kʰɔ	虛呂切
吸	˩ɕi	khip˨	許及切
霍	xuo˥		虛郭切
況	kʰuaŋ˥	˥hɔŋ	許訪切
詼	˩xuei	˩kʰuei	苦回切

一般以爲北京話語音演變的速度最快，然而「況」字讀舌根塞音，保留了早於中古反切的塞音層次；閩語讀爲擦音，則爲創新的擦音層次。「詼」字《廣韻》爲苦回切，塞音溪母字，北京讀擦音，爲塞音>擦音的創新層次。「況」、「詼」兩字在北京、廈門，不論演變方向與類型都是兩極。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把見系塞音讀爲擦音者，以粵語、客語最突出，兩方言的溪母字多有讀爲 h- 者，其溪母合口字，往往由喉擦音進一步演變爲唇齒擦音 f-，兩方言相較，舌根塞音擦音化乂以粵方言爲最：

[28]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1991 ： 65 ， 147) 指出閩北地區也有把「虎豨火」等曉母字讀爲 kʰ- 者，反之，也有把見母字「菰菇狗筧教（教書）韭肝桔救嫁」讀爲擦音 x- 者，與此處所舉北京、廈門所見類型相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縣	廣州
怯（開口）	$k^{h}iap_{\supset}$	$hip_{\supset}$
可（開口）	$^{\subset}k^{h}ɔ$	$^{\subset}hɔ$
殼（開口）	$hɔk_{\supset}$	$hɔk_{\supset}$
渴（開口）	$hɔt_{\supset}$	$hɔt_{\supset}$
客（開口）	$hak_{\supset}$	$hak_{\supset}$
起（開口）	$^{\subset}hi$	$^{\subset}hei$
課（合口）	$k^{h}ɔ^{\supset}$	$fɔ^{\supset}$
快（合口）	$k^{h}uai^{\supset}$	$fai^{\supset}$
庫（合口）	$k^{h}u^{\supset}$	$fu^{\supset}$
褲（合口）	$fu^{\supset}$	$fu^{\supset}$
闊（合口）	$fat_{\supset}$	$fut_{\supset}$
恢（合口）	$_{\subset}fɔi$	$_{\subset}fui$

不論開口或合口，客語的溪母字都還有讀 k^{h}- 者，粵語的溪母合口字，在《漢語方音字匯》所見大多已讀唇齒擦音，其溪母開口字讀喉擦音的比例亦比客語爲高。

(2) **塞擦音層次**

楚簡曉清通假則是舌根塞音顎化爲塞擦音，與清母字音近通假，如「僉／險」、「悤（兇）／聰」、「朡（兇）／聰」。從諧聲字來看，从「僉」聲的「僉簽譣」、「撿檢儉瞼劍獫磏顩驗險」分屬精、見兩組聲母的字，正是 *k-, *k^{h}-,*g- 聲母經歷塞音＞塞擦音＞擦音變化的明顯例證。舌根塞音顎化與舌尖塞擦音語音相近，正是此類諧聲造字發生精、見組交替的語音條件，與近現代漢語精、見組細音顎化合流的時程有別。《廣韻》曉、清乂音也反映同類的語音訊息，如下表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楚簡曉清通假】

出 處	篇 名	借字／本字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等 第
上博（七）	凡物流形（甲本）p264	僉／險	清／曉	談	鹽／琰	三
上博（二）	容成氏 p258	悤（兌）／聰	曉／清	東	鍾／東	三／一
上博（二）	容成氏 p263	聰（兌）／聰	曉／清	東	鍾／東	三／一

【廣韻曉清又音】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奚	雌氏／許介	清／曉	支	紙／怪	止／蟹	齊／開	三／二	上／去
詥	七廉虛檢	清曉	談	鹽琰	咸	齊	三	平上
儉	息廉七廉虛檢七漸	心清曉清	談	鹽鹽琰琰	咸	齊	三	平平上上

(3) **擦音層次**

曉、匣交替反映的是曉母的擦音層次，留待匣母一節討論。除此之外，楚簡尚見曉書通假的類型，曉母讀爲擦音層次，以與書母 *-hlj- 通假，有「紳／壎」、「轟／馨」、「虐（虎）／恕」字例。除了反映照三有舌根來源的事實，也與《廣韻》又音的現象一致。曉母與書母又音，有「向羶（羶）屎歙珣鼾弽郝眴」等，參見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郝	呵各／施隻昌石	曉書昌	鐸	鐸／昔	宕／梗	開／齊	一／三	入
向	式亮許亮	書曉	陽	漾	宕	齊	三	去
珣	式亮許亮	書曉	陽	漾	宕	齊	三	去
弽	書涉呼牒	書曉	葉	葉帖	咸	齊	三四	入
羶（羶）	許閒式連	曉書	元	山仙	山	開齊	二三	平
屎	喜夷式視	曉書	脂	脂旨	止	齊	三	平上
歙	許及書涉	曉書	緝	緝葉	咸	齊	三	入
鼾	許兩書兩式亮許亮	曉書書曉	陽	養養漾漾	宕	齊	三	上上去去
眴	相倫如勻舒閏／許縣黃鍊	心日書／曉匣	眞	諄諄稕／霰霰	臻／山	撮	三三三／四四	平平去／去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郝」字有呵各、施隻、昌石三切，正好同時記錄了章系與舌根部位乂音。閩方言把「齒枝指痣」讀爲舌根音就是此歷史層次的殘留。

(4) **清鼻音層次**

中古曉母除了來自舌根塞音的層次，尚有在文獻上常見的清鼻音來源，如楚簡通假字（李存智2010）、《釋名》聲訓所反映的現象（李存智2011）。曉明聲訓有：「墨／晦」、「廡／幠」、「霾／晦」、「廡／幠」；曉明通假有：「鄦／舞」、「𦎫（昏）／問」、「𦎫（昏）／聞」、「昏／聞」、「昏／問」、「昏／岷」、「母／誨」、「悔（某）／誨」；曉疑通假有：「𢦏（我）／犧」、「堣／訏」、「虙（虎）／吾」、「虙（虎）／梧」、「虐（虎）／虐」、「忻／沂」、「囂／敖」、「囂／燥（熬）」；曉透通假有：「灘／漢」。從雙唇清鼻音演變爲曉母字者可擬爲 *hm-＞x-。從諧聲字的立場來說，當「每無民」成爲「海悔誨晦膴幠昏婚惛」的聲旁時，應具有同類相近的語音關係，氣流換道的發音機制與鼻音清化可視爲一件事，正是因爲外流空氣改道致使鼻音改讀爲口腔音 h-、x-，鼻音清化也隨之產生。「灘／漢」一組，表示舌尖清鼻音亦演變爲曉母，即 *hn-＞x-，*nh ＞t^h-，故灘、漢得以通假。舌根清鼻音演變爲曉母者，擬爲 hŋ-＞x-，可解釋其與疑母字通假，與之後演變爲中古曉母。

《廣韻》也記錄了同類型的曉母清鼻音乂音，如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薨	莫六莫沃／況逼	明／曉	幽	逼／曾	屋沃／職	齊合／合	三一／三	入
痗	莫佩荒內	明曉	之	隊	蟹	合	一	去
暯	許竹／莫報	曉／明	幽	屋／號	通／效	齊／開	三／一	入／去
晃	呼光莫郎	曉明	陽	唐	宕	合開	一	平
謞	許介莫話火犗	曉明曉	祭	怪夬夬	蟹	開合開	二	去
鼏	處器／許介／莫八	曉／曉／明	月	至／怪／黠	止／蟹／山	齊／合／開	三／二／二	去／去／入
頭	他候呼漏	透曉	侯	候	流	開	一	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撓	奴巧呼毛	泥曉	宵	巧豪	效	開	二一	上平
煖	孚袁乃管	曉泥	元	元緩	山	撮合	三一	平上
灘	呼旱呼旰奴案	曉曉泥	元	旱翰翰	山	開	一	上去去
嬈	奴鳥火弔而沼	泥曉日	宵	篠嘯小	效	齊	四四三	上去上
熯	呼旱呼旰人善	曉曉日	元	旱翰獮	山	開開齊	一一三	上去上
儗	魚紀魚記／五溉海愛	疑／疑曉	之	止志／代	止／蟹	齊／開	三／一	上去／去
顩	五聊五弔許交	疑疑曉	宵	蕭嘯肴	效	開	四四二	平去平
嶮	魚檢虛檢	疑曉	談	琰	咸	齊	三	上
呀	五加許加	疑曉	魚	麻	假	開	二	平
頊	魚欲許玉	疑曉	屋	燭	通	撮	三	入
昰	呼典／五合	曉／疑	元	銑／合	山／咸	齊／開	四／一	上／合
氛	呼恢／五忽	曉／疑	物	灰／沒	蟹／臻	合	一	平／入
羲	許羈魚倚	曉疑	物	支紙	止	齊	三	平上
囂	許嬌五勞	曉疑	宵	宵豪	效	開	三一	平
仡	許訖魚訖	曉疑	物	迄	臻	齊	三	入
訖	許訖魚訖	曉疑	物	迄	臻	齊	三	入
頇	許干五旰五割	曉疑疑	元	寒翰曷	山	開	一	平去入
痕	都合呼合五合	端曉疑	緝	合	咸	開	一	入
訢	五閑他前呼煙	疑透曉	眞	山先先	山	開齊齊	二四四	平

(5) **零聲母層次**

《廣韻》乂音有曉母與影母、喻三乂音一類，我們推測曉母也有弱化至零聲母的音讀層次，即 h-, x-＞ϕ 反映在部分字音，被韻書所記錄下來，如下表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喝	於犗／許葛	影／曉	月	夬／曷	蟹／山	開	二／一	去／入
暍	於歇許葛	影曉	月	月曷	山	齊開	三一	入
弿	烏玄許緣	影曉	元	先仙	山	撮	四三	平
欭	許其／烏開	曉／影	之	之／咍	止／蟹	齊／開	三／一	平
愾	許既／烏代	曉／影	物	未／代	止／蟹	齊／開	三／一	去
猰	許位／於計	曉／影	質	至／霽	止／蟹	齊	三／四	去
鴽	許委於詭	曉影	歌	紙	止	齊	三	上
扞	況于憶俱	曉影	魚	虞	遇	撮	三	平
斜	呼括烏括烏八	曉影影	月	末末鎋	山	合	一	入
欬	許介烏開於改	曉影影	之	怪咍海	蟹	開	二	去平上
滅	呼會烏外於廢／呼括	曉影影／曉	月	泰泰廢／末	蟹／山	合開撮／合	一一三／一	去／入
噦	呼會／於月乙劣	曉／影影	月	泰／月薛	蟹／山	合／撮	一／三	去／入
鼸	許金／烏含呼談	曉／影曉	侵	侵／覃談	深／咸	齊／開	三／一	平
嬛	許緣於緣／渠營	曉影／群	元	仙／清	山／梗	撮	三	平
臧	於六／兩過況逼	影／云曉	職	屋／職	通／曾	齊／合	三	入

2. 匣母的異讀層次：塞音、塞擦音、擦音、零聲母

(1) 塞音層次

中古匣母字在楚簡的通假、《釋名》聲訓中反映音變有類型差異。（李存智2010，2011）與舌根音見、溪、群、疑母通假、聲訓者讀塞音層次；與曉母、書母通假、聲訓者，讀擦音層次；與影母通假、聲訓者，讀零聲母層次。從*g-＞*ɣ-＞h-, x＞ɸ-來看，字母系統匣母擬作*ɣ，只是匣母源遠流長中的一個音變類型，無法解釋各種材料共現的語言事實。匣見通假有「誥（爻）／教」、「坐（讀若皇）／廣」、「孝／教」、「臤／堅」、「唅（肴）／狡」、「謈（爻）／教」、「孝（教）／傚」、「型（刑）／荊」、「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或／國」、「洽／交」、「洽／詨（交）」、「欽（今）／含」、「漧（乾）／旱」、「恔（肱）／宏」、「褐（骨）／禍」、「玫（干）／捍」、鳴「（工）／鴻」、「句／后」、「句／後」、「亙／恆」、「亙／桓」、「夾／挾」、「沽／涸」、「沽／湖」、「骨／滑」、「堇／限」、「監／銜」、「檻／鑑」、「旱（旱聲）／姦」、「蓋／闔」、「冏／厚」。閩南方言讀「含滑」爲 ⊆kam 、kut⊇ ，聲母爲塞音；國語音系「檻」字讀 tɕian˥ ，聲母乃 k- 顎化而來。溪見通假有「垦（可）／苛」、「坷（可）／何」、「可／何」。匣群通假有「蹻（喬）／鎬」、「喬／鎬」、「孠（臼）／學」、「含／禽」。這些現象都證明 *g- 是中古匣母的源頭。

《釋名》聲訓所見匣母字讀塞音者，有匣母與見母聲訓，如：「紅／絳」、「夏／假」、「害／割」、「挾／夾」、「痕／根」、「絓／挂」、「檄／激」、「鞣／解」、「甘／含」、「甲／闔」、「光／晃」、「艮／限」、「疥／齘」、「靼（鞨）／懸」、「栝／會」、「校／號」、「骨／滑」、「教／效」、「寡／踝」、「緘／函」、「鞨／縣」、「觀／翰」等字組。其中「害／割」、「挾／夾」、「痕／根」、「絓／挂」、「檄／激」、「光／晃」、「艮／限」、「疥／齘」、「骨／滑」等字組具有諧聲關係。閩南方言「含滑縣懸」等字讀爲 ⊆kam 、kut⊇ 、kuan˥ 、⊆kuan ，聲母爲塞音，與聲訓類型相同。匣母與溪母聲訓有「行／抗」、「韌／跨」、「鏵／刳」、「牽／弦」、「髖／緩」字組。在這些聲訓關係中匣母讀塞音。

《廣韻》所錄匣母與見、溪、群、疑及章系舌根來源的字又音，共同體現匣母的舌根塞音層次，與通假、聲訓所見同類聲母現象之語音史意義相同，例字如下表所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匣母與見系塞音又音】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洚	户公户冬／下江古巷	匣／匣見	冬	東冬／江絳	通／江	開	一／二	平／去
絙	胡官／古恆	匣／見	元	桓／登	山／曾	合／開	一	平
浩	胡老／古沓	匣／見	幽	皓／合	效／咸	開	一	上／入
灝	胡老／古禫	匣／見	宵	皓／感	效／咸	開	一	上
港	胡貢／古項	匣／見	東	送／講	通	開	一／二	去／上
礥	下珍／胡田	匣／見	眞	眞／先	臻／山	齊	三／四	平
讋	户圭／古獲	匣／見	支	齊／麥	蟹／梗	撮／合	四／二	平／入
鶻	古忽户骨／户八	匣／見匣	物	沒／黠	臻／山	合	一／二	入
滑	古忽户骨／户八	匣／見匣	物	沒／黠	臻／山	合	一／二	入
騍	胡罪／古火胡果／胡瓦	匣／見匣／匣	歌	賄／果／馬	蟹／果／假	合	一／一／二	上
邗	胡安古寒	匣見	元	寒	山	開	一	平
涓	胡畎姑泫	匣見	元	銑	山	撮	四	上
僩	下赧古限	匣見	元	潸產	山	開	二	平上
降	下江古巷	匣見	冬	江絳	江	開	二	平去
疏	胡朗各朗	匣見	陽	蕩	宕	開	一	上
合	侯閤古沓	匣見	緝	合	咸	開	一	入
郃	侯閤古沓	匣見	緝	合	咸	開	一	入
嗑	胡臘古盍	匣見	葉	盍	咸	開	一	入
蜬	胡男古南	匣見	談	覃	咸	開	一	平
龕	胡男古南	匣見	侵	覃	咸	開	一	平
頷	胡感古沓	匣見	侵	感合	咸	開	一	上入
減	下斬古斬	匣見	侵	豏	咸	開	二	去
骸	下巧古巧	匣見	宵	巧	效	開	二	上
筊	胡茅古巧	匣見	宵	肴巧	效	開	二	平上
姣	胡茅古巧	匣見	宵	肴巧	效	開	二	平上
校	胡教古孝	匣見	宵	效	效	開	二	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炯	户頂古迥	匣見	耕	迥	梗	齊撮	四	上
烛	户公古送	匣見	東	東送	通	開	一	平去
齰	胡谷古沃	匣見	屋	屋沃	通	開合	一	入
雇	侯古古暮	匣見	魚	姥暮	過	合	一	上去
篛	户吳古胡	匣見	魚	模	過	合	一	平
詢	下珍九峻	匣見	眞	眞震	臻	齊	三	平去
暉	胡本古困	匣見	文	混恩	臻	合	一	上去
瑰	户恢公回	匣見	微	灰	蟹	合	一	平
揩	户來古哀	匣見	微	咍	蟹	開	一	平
頦	户來古亥	匣見	之	咍海	蟹	開	一	平／上
壞	户乖公回	匣見	微	皆灰	蟹	合	二一	平
會	黄外古外	匣見	月	泰	蟹	開	一	去
襘	黄外古外	匣見	月	泰	蟹	合	一	去
胜	胡雞古攜	匣見	支	齊	蟹	齊撮	四	平
絃	侯楷古哀	匣見	之	駭咍	蟹	開	二一	上平
虹	户公古送／古巷	匣見／見	東	東送／絳	通／江	開	一／二	平去／去
莞	胡官古丸户板	匣見匣	元	桓桓潸	山	合合開	一一二	平
汗	胡安古寒侯旰	匣見匣	元	寒寒翰	山	開	一	平平去
夏	胡雅古疋胡駕	匣見匣	魚	馬馬禡	假	開	二	上上去
解	胡買佳買古隘胡懈	匣見見匣	錫	蟹蟹卦卦	蟹	開	二	去
顯	胡典／口迥	匣／溪	耕	銑／迥	山／梗	齊／撮	四	上
混	胡禮／苦甸胡甸	匣／溪匣	元	薺／霰霰	蟹／山	齊	四	上／去
梡	胡官胡管苦管	匣匣溪	元	桓緩緩	山	合	一	平上
暉	丘愧／户昆／户關	溪／匣／匣	文	至／魂／删	止／臻／山	撮／合／合	三／一／二	去／平／平
炕	胡郎胡朗苦浪	匣匣溪	陽	唐蕩宕	宕	開	一	平上去
侅	侯楷苦哀古哀胡改	匣見溪匣	之	駭咍咍海	蟹	開	二一一二	上平平上
俔	胡典苦甸	匣溪	元	銑霰	山	齊	四	上去
棵	胡管苦管	匣溪	歌	緩	山	合	一	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頏	胡郎苦浪	匣溪	陽	唐宕	宕	開	一	平去
抗	胡郎苦浪	匣溪	陽	唐宕	宕	開	一	平去
骯	胡朗苦朗	匣溪	陽	蕩	宕	開	一	上
蚵	胡歌口箇	匣溪	歌	歌箇	果	開	一	平去
殼	胡谷／苦角	匣／溪	屋	屋／覺	通／江	開	一／二	入
蹊	胡雞苦奚	匣溪	支	齊	蟹	齊	四	平
揳	胡簡口殄去滇胡結	匣溪溪匣	眞	產銑獮屑	山	開齊齊齊	二四三四	上上上入
媿	居追／胡對	見／匣	微	脂／隊	止／蟹	撮／合	三／一	平／去
搉	古岳／下各	見／匣	藥	覺／鐸	江／宕	開	二／一	入
臂	古岳／胡狄	見／匣	藥	覺／錫	江／梗	開／齊	二／四	入
橫	古黃／户盲户孟	見／匣	陽	唐／庚映	宕／梗	合	一／二	平／平去
蹝	古火／胡瓦	見／匣	歌	果／馬	果／假	合	一／二	上
划	古火古臥／户花	見／匣	歌	果過／麻	果／假	合	一／二	上去／平
詪	古很古恨／胡典	見／匣	文	很恨／銑	臻／山	開／齊	一／四	上去／上
鰿	古諧／胡八	見／匣	質	皆／黠	蟹／山	開	二	平／入
聲	古外／户括	見／匣	月	泰／末	蟹／山	合	一	去
蓋	古太／胡臘古盍	見／匣見	月	泰／盍	蟹／咸	開	一	去／入
擊	古弔／古歷胡狄	見／見匣	藥	嘯／錫	效／梗	齊	四	去／入
鷩	古弔／古歷胡狄	見／見匣	藥	嘯／錫	效／梗	齊	四	去／入
砦	古拜／古黠胡瞎	見／見匣	月	怪／黠鎋	蟹／山	開	二	去／入
活	古活户括	見匣	月	末	山	合	一	入
佸	古活户括	見匣	月	末	山	合	一	入
頢	古活下括	見匣	月	末鎋	山	合	一二	入
掔	古賢胡田	見匣	眞	先	山	齊	四	平
鞬	古玄胡畎	見匣	元	先銑	山	撮	四	平上
擐	古還胡慣	見匣	元	刪諫	山	開	二	平去
忓	古寒侯旰	見匣	元	寒翰	山	開	一	平去
覎	古典胡典	見匣	元	銑	山	齊	四	上
骭	古案下晏	見匣	元	翰諫	山	開	一二	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頡	古黠胡黠	見匣	質	黠屑	山	開	二	入
見	古電胡甸	見匣	元	霰	山	齊	四	去
荒	古郎胡郎	見匣	陽	唐	宕	開	一	平
遑	古郎胡郎	見匣	陽	唐	宕	開	一	平
筐	古郎下浪	見匣	陽	唐宕	宕	開	一	平去
嘓	古禾户戈	見匣	歌	戈	果	合	一	平
鮚	古念户黯	見匣	談	椷陷	咸	齊開	四二	去
鰎	古甜胡讒	見匣	談	添咸	咸	齊開	四二	平
葭	古牙胡加	見匣	魚	麻	假	開	二	平
擎	古螢户頂	見匣	耕	青迥	梗	齊	四	平上
滬	古忽下沒	見匣	物	沒	臻	合	一	入
鶻	古忽户骨	見匣	物	沒	臻	合	一	入
膾	公回胡對	見匣	物	灰隊	蟹	合	一	平去
薍	公回胡罪	見匣	微	灰賄	蟹	合	一	平上
詿	古賣胡卦	見匣	支	卦	蟹	合	二	去
駭	古哀户來	見匣	之	咍	蟹	開	一	平
壞	古壞胡怪	見匣	微	怪	蟹	合	二	去
衸	古拜胡介	見匣	月	怪	蟹	開	二	去
揩	古諧户皆	見匣	脂	皆	蟹	開	二	平
堦	古諧户皆	見匣	脂	皆	蟹	開	二	平
窪	古攜户圭	見匣	支	齊	蟹	撮	四	平
魧（蚢）	古郎胡郎胡郎	見匣匣	陽	唐唐蕩	宕	開	一	平平上
閒	古閑户閒古莧	見匣見	元	山山襉	山	開	二	平去
矸	古旱侯旰古案	見匣見	元	旱翰翰	山	開	一	上去去
骸	古肴下巧古巧	見匣見	宵	肴巧巧	效	開	二	平上上
佼	古肴下巧古巧	見匣見	宵	肴巧巧	效	開	二	平上上
酤	古胡侯古古暮	見匣見	魚	模姥暮	遇	合	一	平上去
扢	居乙古忽户骨	見見匣	物	迄沒沒	臻	齊	三	入
罣	古惠古賣胡卦	見見匣	支	霽卦卦	蟹	撮合合	四二二	去
鮭	古攜苦圭户佳	見溪匣	支	齊齊佳	蟹	撮撮開	四四二	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靬	居言苦寒古閑侯旰若旰	見溪見匣溪	元	元寒山翰翰	山	齊開開開開	三一二一一	平平平去去
蓳	祛狶／胡對	溪／匣	微	尾／隊	止／蟹	齊／合	三／一	上／去
稞	苦禾／胡瓦	溪／匣	歌	戈／馬	果／假	合	一／二	平／上
鞨	苦蓋／胡瞌	溪／匣	月	泰／鎩	蟹／山	開	一／二	去／入
齰	苦蓋／胡臘古盍	溪／匣見	月	泰／盍	蟹／咸	開	一	去／入
庡	丘倨／古沓口荅胡臘	溪／見溪匣	魚	御／合合盍	過／咸	齊／開	三／一	去／入
駻	秋姦侯旰	溪匣	元	删翰	山	開	二一	平去
嗢	苦角胡覺	溪匣	覺	覺	江	開	二	入
錎	苦感户黯	溪匣	談	感陷	咸	開	一二	上去
含	苦感户黯	溪匣	談	感陷	咸	開	一二	上去
硎	客庚户經	溪匣	耕	庚青	梗	開齊	二四	平
硜	口莖户耕	溪匣	耕	耕	梗	開	二	平
絓	苦緺胡卦	溪匣	支	佳卦	蟹	合	二	平去
嬇	苦怪胡對	溪匣	物	怪隊	蟹	合	二一	去
匯	苦淮胡罪	溪匣	微	皆賄	蟹	合	二	平上
劾	苦戒胡槪／胡得	溪匣／匣	職	怪代／德	蟹／曾	開	二一／一	去／入
邟	苦岡胡郎苦浪	溪匣溪	陽	唐唐宕	宕	開	一	平平去
磏	口含古三胡甘	溪見匣	談	覃談談	咸	開	一	平
檕	口奚古詣胡計	溪見匣	錫	齊霽霽	蟹	齊	四	平去去
撖	口含苦減胡黤	溪溪匣	談	覃豏檻	咸	開	一二二	平上上
叡	苦寒苦閑胡田／去刃／口莖	溪溪匣／溪／溪	眞	寒山先／震／耕	山／臻／梗	開開齊／齊／開	一二四／三／二	平平平／去／平
礐	胡谷胡沃／苦角／力摘	匣匣溪來	覺	烏沃／覺／麥	通／江／梗	開合／開／開	一／二／二	入
蜆	胡典呼典苦甸	匣曉溪	元	銑銑霰	山	齊	四	上上去
鄗	口交胡老／呵各	溪匣／曉	宵	肴皓／鐸	宵／宕	開	二一／一	平上／入
柙	侯閤古沓其輒巨業	匣見群群	緝	合合葉葉	咸	開開齊齊	一一三三	入
蚚	渠希／胡輦／先擊	群／匣／心	文	微／隊／錫	止／蟹／梗	齊／合／齊	三／一／四	平／去／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緷	胡本古本王問	匣見云	文	混混問	臻	合合撮	一一三	上上去
詨	古肴胡教呼教	見匣曉	宵	肴效效	效	開	二	平去去
睮	胡本盧本古困	匣來見	文	混混恩	臻	合	一	上上去
譆	辛聿／胡獵／古盍	心／匣見	葉	術／盍	臻／山	撮／開	三／一	入
劻	盧瞰古銜胡黤格懺	來見匣見	談	闞銜檻鑑	咸	開	一二二二	去平上去
繳	古了／之若／下革	見／章／匣	宵	篠／藥／麥	效／宕／梗	齊／齊／開	四／三／二	上／入／入
焆	古玄胡決於列	見匣影	元	先屑薛	山	撮撮齊	四四三	平入入
詨	古肴胡教呼教	見匣曉	宵	肴效效	效	開	二	平去去

楚簡匣母與疑母通假有「夏／雅」一例，反映舌根鼻音讀 g- 的現象，故與匣母 *g- 通假。

《釋名》聲訓有匣母與舌根鼻音聲訓，例子如「隬（豪）／翺」、「壕／翺」、「瓦／踝」、「眼／限」，匣母字仍應讀爲 *g-，與 *ŋ-(~g-) 鼻音聲訓。g-、ŋ- 在閩方言成爲語境分音，如「我」字讀 ᶜgua 、ᶜŋɔ̃，其語音關係密切。《廣韻》匣疑乂音也被韻書編者所記錄，顯示 g-、ŋ- 可能互爲語境變體。例字如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俒	户昆／牛昆	匣疑	文	魂	臻	合	一	平
顐	户昆牛昆五困	匣疑疑	文	魂魂恩	臻	合	一	平平去
獡（獂）	愚袁胡官	疑匣	元	元桓	山	撮合	三一	平
婞	五莖户經	疑匣	耕	耕青	梗	開齊	二四	平
昤	五計胡計	疑匣	支	齊	蟹	齊	四	去
軒	俄寒可顏侯旰五旰	疑溪匣疑	元	寒刪翰翰	山	開	一二一一	平平去去
嬐	五感胡感一豔衣儉	疑匣影影	侵	感感豔琰	咸	開開齊齊	一一三三	上上平上
臯	烏酷／五角胡覺	影／疑匣	覺	沃／覺	通／江	合／開	一／二	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韻》收錄匣母與章系舌根來源之字的又音，即章系與見系部分字同源的語音史記錄。在出土楚簡通假字、《釋名》聲訓都有具體例證（李存智2010：70-75, 2011：78-81），閩語將「支枝指痣齒」讀爲舌根音就是這個上古層次的殘留現象，故匣母與章系字又音便應視作同讀舌根塞音的層次，可見從先秦語料到現代漢語方言，語音的變化有其軌跡可循。「雪」字又音顯示章系與端、知、見交錯合流的階段。《廣韻》又音所見如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蠖	胡郭／之石	匣／章	鐸	鐸／昔	宕／梗	合／齊	一／三	入
瘞	胡計尺制／昌列	匣昌／昌	月	霽祭／薛	蟹／山	齊	四三／三	去／入
舌	下刮食列	匣船	月	鎝薛	山	合齊	二三	入
鞨	胡葛食列	匣禪	月	曷薛	山	開齊	一三	入
衱	食聿／胡決	船／匣	質	術／屑	臻／山	攝	三／四	入
萑	職追／胡官	章／匣	微	脂／桓	止／山	攝／合	三／一	平
繳	古了／之若／下革	見／章／匣	宵	篠／藥／麥	效／宕／梗	齊／齊／開	四／三／二	上／入／入
雪	蘇合之涉胡甲丈甲	心章匣澄	緝	合葉狎狎	咸	開齊開開	一三二二	入

(2) **塞擦音層次**

匣母的塞擦音層次產生的原理與曉母字的情形類似，亦是舌根塞音發生顎化而與精系細音因爲音近而接觸，故有匣、群與精、清、從的又音，例字如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嬰	姊宜聚惟求癸／胡典	精從群／匣	支	支脂旨／銑	止／山	齊攝攝／齊	三／四	平平上／上
纚	姊宜以睡／户圭胡卦	精以／匣	支	支眞／齊卦	止／蟹	齊攝／攝合	三／四二	平去／平去
浹	胡頰子協胡甲	匣精匣	葉	帖帖狎	咸	齊齊開	四四二	入
芍	胡了／市若之若七雀張略／都歷	匣／禪章清知／端	藥	篠／藥／錫	效／宕／梗	齊	四／三／四	上／入／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擦音層次**

匣母與曉母通假，表現曉、匣母的擦音層次。若以擬音表示，即是 *g-＞ɣ-（匣）與 *x-＞x-（曉）的通假關係。據此觀之，匣母的擦音讀法在楚地即已成型。楚簡匣曉通假有「皇／恍」、「褐（虎）／號」、「鬟（儇）／圜」、「柴（化）／禍」、「祦（化）／禍」、「虘（虍）／號」、「虘（虍）／乎」、「虖（虎）／乎」、「虖（虎）／號」、「唬／乎」、「虖／乎」、「虖／號」。

匣母與曉母聲訓，亦顯示曉、匣母讀爲擦音，即 *g-＞ɣ-（匣）的類型與 *x-＞x-（曉）聲訓。例子如下：

篇　名	被訓字／訓字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聲	中古韻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釋飲食第十三	膗（雚）／萬	匣／曉	藥／宵	匣／曉	沃／豪	合／開	一	入／平
釋采帛第十四	紈／煥	匣／曉	元	匣／曉	桓／換	合	一	平／去
釋言語第十二	號／呼	匣／曉	宵／魚	匣／曉	豪／模	開／合	一	平
釋言語第十二	禍／毀	匣／曉	歌／微	匣／曉	果／紙	合	一／三	上
釋形體第八	脅／挾	曉／匣	葉	曉／匣	葉／帖	開	三／四	入

諧聲字的曉、匣關係也非常緊密，[29] 例如《說文解字》所見曉、匣諧聲字例：

被諧字／聲符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聲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被諧字反切
華／𦥑	匣／曉	魚	匣／曉	麻	假	開	二	戶花[30] 呼瓜户化
𦥑／𦥑	匣／曉	魚	匣／曉	禡／麻	假	開	二	胡化
鄗／雩	匣／曉	魚	匣／曉	姥／虞	遇	合	一／三	侯古
曷／匄	匣／曉	月／東	匣／曉	曷／鍾	山／通	開／合	一／三	胡葛
瞲／獻	匣／曉	元	匣／曉	桓／願	山	合／開	一／三	胡官
患／𢘑	匣／曉	元	匣／曉	諫／元	山	合	二／三	胡慣

[29] 表格資料取自本人指導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林靜怡《《說文解字》諧聲字音韻研究》，2011 年 6 月畢業。

[30] 被諧字的反切以圓黑體標示者，表示該字另有其他又音，爲區別起見而標示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換／奐	匣／曉	元	匣／曉	換	山	合	一	胡玩
謣／雩	匣／曉	魚	喻三／曉	虞	遇	合	三	虛呂
欯／或	曉／匣	職	曉／匣	職／德	曾	開／合	三／一	況逼
淢／或	曉／匣	職	曉／匣	職／德	曾	開／合	三／一	雨逼況逼
緎／或	曉／匣	職	曉／匣	職／德	曾	開／合	三／一	況逼
蜮／或	曉／匣	職	曉／匣	職／德	曾	開／合	三／一	況逼於六之欲
閾／或	曉／匣	職	曉／匣	職／德	曾	開／合	三／一	況逼
枵／号	曉／匣	宵	曉／匣	宵／号	效	開	三／一	許嬌
膗／雚	曉／匣	藥	曉／匣	鐸／沃	宕／通	開／合	一	呼木呵各
詬／后	曉／匣	侯	曉／匣	侯／厚	流	開	一	古厚呼侯
吼／后	曉／匣	侯	曉／匣	厚	流	開	一	呼后
呼／乎	曉／匣	魚	曉／匣	模	遇	合	一	荒烏火故
呼／乎	曉／匣	魚	曉／匣	暮／模	遇	合	一	荒烏火故
評／乎	曉／匣	魚	曉／匣	模	遇	合	一	荒烏
虖／乎	曉／匣	魚	曉／匣	模	遇	合	一	荒烏
彉／黃	曉／匣	鐸／陽	曉／匣	鐸／唐	宕	合／開	一	古博虛郭苦博
觿／嵩	曉／匣	支	曉／匣	齊	蟹	合	四	户圭許規
鵴／嵩	曉／匣	歌／支	曉／匣	支／齊	止／蟹	合	三／四	户圭許規
劃／畫	曉／匣	錫	曉／匣	麥／卦	梗／蟹	合	二	胡麥呼麥
豁／害	曉／匣	月	曉／匣	末／泰	山／蟹	合／開	一	呼括
喝／曷	曉／匣	月	曉／匣	曷	山	開	一	許葛
暍／曷	曉／匣	月	曉／匣	曷	山	開	一	許葛於歇
歇／曷	曉／匣	月	曉／匣	月／曷	山	開	三／一	許竭
猲／曷	曉／匣	月	曉／匣	月／曷	山	開	三／一	許竭
蹇／寒	曉／匣	元	曉／匣	元／寒	山	開	三／一	虛言丘言
騫／寒	曉／匣	元	曉／匣	元／寒	山	開	三／一	虛言
謞／莧	曉／匣	元	曉／匣	桓	山	合	一	呼官
貆／亘	匣／曉	元	匣／曉	桓／仙	山	合	一／三	胡官呼官
憲／害	曉／匣	元／月	曉／匣	願／泰	山／蟹	開	三／一	許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趧／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
諼／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
翾／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
儇／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
擐／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於緣
嬛／㬎	曉／匣	元	曉／匣	仙／元	山	合	三	許緣香兗
嬛／㬎	曉／匣	元	曉／匣	獮／元	山	合	三	許緣香兗
欻／穴	曉／匣	質	曉／匣	屑	山	合	四	呼穴
翕／合	曉／匣	緝	曉／匣	緝／合	深／咸	開	三／一	許及
欽／合	曉／匣	緝	曉／匣	合	咸	開	一	呼合
脅／劦	曉／匣	葉	曉／匣	葉／帖	咸	開	三／四	虛業盱淹
脅／劦	曉／匣	談／葉	曉／匣	鹽／帖	咸	開	三／四	虛業盱淹
協／劦	曉／匣	葉	曉／匣	葉／帖	咸	開	三／四	虛業

表中所見曉、匣母可互爲彼此之聲符，「詬」、「璜」、「蹙」在《廣韻》並錄有塞音又音，表示這些曉、匣母字確實存在異讀層次。以今日漢語方言的讀音來看，除了「寒合」少數字閩方言白讀 k-，爲塞音層次之外，其餘諧聲字多讀爲擦音。

《廣韻》的曉、匣又音數量也不少，這是它們被擬構爲擦音的層次。具體例字如下表所示：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蘳	許規／胡瓦	曉／匣	支	支／馬	止／假	撮／合	三／二	平／上
暉	許歸／户昆	曉／匣	微	微／魂	止／臻	撮／合	三／一	平
翬	許歸／户昆	曉／匣	微	微／魂	止／臻	撮／合	三／一	平
覲	況晚胡管	曉匣	元	阮緩	山	撮合	三／一	上
疾	呼決古穴	曉匣	月	屑	山	撮	四	入
屵	呼決胡決	曉匣	質	屑薛	山	撮	四	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靳	許干侯旰	曉匣	元	寒翰	山	開	一	平去
韅	呼典乎甸	曉匣	元	銑霰	山	齊	四	上去
壏	呼覽胡黯	曉匣	談	敢檻	咸	開	一二	上
唅	火含胡紺	曉匣	侵	覃勘	咸	開	一	平去
憨	呼談下瞰	曉匣	談	談闞	咸	開	一	平去
晅	火營户扃	曉匣	眞	清青	梗	撮齊	三四	平
詢	荒内胡對	曉匣	質	隊	蟹	合	一	去
煇	許歸／户昆胡本	曉／匣	微	微／魂混	止／臻	撮／合	三／一	平／平上
貆	況袁胡官	曉匣曉	元	元桓桓	山	撮合合	三一一	平
喊	呼覽下展呼豏	曉匣曉	侵	感豏豏	咸	開	一二二	上去去
戽	呼古侯古荒故	曉匣曉	魚	姥姥暮	遇	合	一	上上去
虖	況于户吳荒烏	曉匣曉	魚	虞模模	遇	撮合合	三一一	平
觿	許規／户圭	曉／匣	支	支／齊	止／蟹	撮	三／四	平
鐫	許規／户圭	曉／匣	支	支／齊	止／蟹	撮	三／四	平
滸	許角／胡老	曉／匣	宵	覺／皓	江／流	開	二／一	入／上
唅	火怪火夬／下刮	曉／匣	月	怪夬／鎋	蟹／山	合	二	去／入
暖	況袁況晚胡管	曉曉匣	元	元阮緩	山	撮撮合	三三一	平上上
鞌	侯旰／虛我	匣／曉	元	翰／哿	山／果	開	一	去／上
劼	胡涓／呼宏	匣／曉	元	先／耕	山／梗	撮／合	四／二	平
鴘	胡老／呵各	匣／曉	宵	皓／鐸	效／宕	開	一	上／入
絃	胡田許縣	匣曉	眞	先霰	山	齊撮	四	平去
顯	胡蔓許蔓	匣曉	月	曷	山	開	一	入
擷	胡結虎結	匣曉	質	屑	山	齊	四	入
擷	胡結虎結	匣曉	質	屑	山	齊	四	入
黠	胡鎋許鎋	匣曉	質	鎋	山	開	二	入
詬	胡遘呼漏	匣曉	侯	候	流	開	一	去
喤	户盲虎橫	匣曉	陽	庚	梗	合	二	平
劃	胡麥呼麥	匣曉	錫	麥	梗	合	二	入
葫	户吳荒烏	匣曉	魚	模	遇	合	一	平
蚶	户恢呼罪	匣曉	之	灰賄	蟹	合	一	平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繾	胡卦／呼麥	匣曉	錫	卦／麥	蟹／梗	合	二	去／入
譀	下瞰許鑑呼甲	匣曉曉	談	闕鑑狎	咸	開	一二二	去去入
呴	胡口胡后呼漏	匣曉曉	侯	厚候候	流	開	一	上上去
謑	胡禮火懈／呼訝	匣曉／曉	脂	薺卦／禡	蟹／假	齊合／開	四二／二	上去
矐	胡涓許緣胡畎	匣曉匣	元	先仙銑	山	撮	四三四	平平上
華	户花呼瓜胡化	匣曉匣	魚	麻麻禡	假	合	二	平平去
烘	户公呼東胡貢呼貢	匣曉匣曉	東	東東送送	通	開	一	平平去去
孋	移爾呼恚以水／胡卦	以匣曉以／匣	支	紙寘旨／卦	止／蟹	齊撮撮／合	三／二	上去上／去
虓	直離／胡茅許交	澄／匣曉	魚	支／肴	止／效	齊／開	三／二	平
眭	許規息爲許維／户圭	曉心曉／匣	支	支支脂／齊	止／蟹	撮	三／四	平
豏	荒檻下瞰楚鑒	曉匣初	談	檻闞鑑	咸	開	二一二	上去去
昫	相倫如勻舒閏／許縣黃鍊	心日書／曉匣	眞	諄諄稕／轂轂	臻／山	撮	三三三／四四	平平去／去去

(4) **零聲母層次**

楚簡匣母與影母通假，反映匣母歸零的層次，如「於／乎」、「斛／握」。閩方言「喉後紅鞋閒下旱話學」白讀層讀爲零聲母，也是此種音變類型，完成 *g-＞*ɣ-＞h-, x ＞ɸ- 的變化，是演變速度最快的一種類型，此類型在上古例證不多，但已發其端。

匣與影母聲訓，如「阿／何」，也反映匣母歸零的音變類型。《廣韻》匣母與影母、喻三、喻四乂音，也是反映讀爲零聲母的層次，例字見下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	切　語	中古聲	上古韻	中古韻	韻　攝	開　合	等　第	聲　調
濩	胡誤／胡郭／一號	匣／匣／影	鐸	暮／鐸／陌	過／宕／梗	合	一／一／二	去／入／入
擭	胡誤／胡郭／一號	匣／匣／影	鐸	暮／鐸／陌	過／宕／梗	合	一／一／二	去／入／入
嘔	烏侯烏后	匣影	侯	侯厚	流	開	一	平上
宏	户萌烏宏	匣影	蒸	耕	梗	合	二	平
莖	户耕烏莖	匣影	耕	耕	梗	開	二	平
黓	烏酷／胡遘	影／匣	覺	沃／候	通／流	合／開	一	入／去
餲	於罽於犗／胡葛烏葛	影／匣影	月	祭夬／曷	蟹／山	齊開／開	三二／一	去／入
韄	憂縛／一號胡麥	影／影匣	鐸	藥／陌麥	宕／梗	攝／合	三／二	入
鶩	於角胡覺	影匣	覺	覺	江	開	二	入
洿	哀都候古	影匣	魚	模姥	遇	合	一	平上
釨	哀都／户花	影匣	魚	模／麻	遇／假	合	一／二	平
溾	乙皆胡罪	影匣	微	皆賄	蟹	開合	二一	平上
鄾	烏賄胡罪	影匣	微	賄	蟹	合	一	上
縈	烏莖於營户扃	影影匣	耕	耕清青	梗	開攝攝	二三四	平
焆	古玄胡決於列	見匣影	元	先屑薛	山	攝攝齊	四四三	平入入
嬐	五感胡感一豔衣儉	疑匣影影	侵	感感豔琰	咸	開開齊齊	一一三三	上上平上
嚝	烏酷／五角胡覺	影／疑匣	覺	沃／覺	通／江	合／開	一／二	入
嶸	永兵户萌	云匣	耕	庚耕	梗	攝合	三二	平
蜮	雨逼胡國	云匣	職	職德	曾	攝合	三一	入
沄	王分户昆	云匣	文	文魂	臻	攝合	三一	平
頵	云粉胡本	云匣	文	吻混	臻	攝合	三一	上去
晹	于雨于放乎曠	云云匣	陽	養漾宕	宕	攝攝合	三三一	上去去
蠵	悦吹／户圭	以／匣	支	支／齊	止／蟹	攝	三／四	平
暖	余六／下各	以／匣	藥	屋／鐸	通／宕	齊／開	三／一	入
瞢	烏猛余傾户扃	影以匣	耕	梗清青	梗	開攝攝	二三四	上平平

楚簡通假、《釋名》聲訓、《廣韻》又音、漢語方言都反映匣母具有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音讀類型。惟以戰國楚地或漢劉熙所見衡諸現代漢語方言，能夠與此相提並論者，應只有閩方言匣母字的異讀層次最爲豐富，其餘方言多數是較爲零星地殘留一些例字。若聯繫《釋名》所記「青徐人言厚如後也」之說，很容易體認語言演變的種種因素中，移民遷徙、人口接觸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背景。從歷史源頭與語音變化的邏輯來說，塞音層是匣母字較早的階段；塞擦音層是塞音顎化而與精系細音接觸；擦音層讀法源自濁塞音弱化爲濁擦音的類型，楚地史料已有之；零聲母讀法則是丟失音節首輔音的激烈變化，時代也不晚。

五、擦音字母異讀層次的音韻史意義

高本漢影響漢語音韻史聲母研究最深遠之處在材料與方法的創新；以諧聲字爲主，用現代「語言學理論」來研究古聲母，有別於清儒觀察上古聲母的材料多爲異文、通假、聲訓字。高本漢以後的古聲母研究大量使用諧聲字，通假、異文、讀如僅作爲輔助之用，此乃因漢字有極大比例以諧聲來造字，相對而言諧聲字是成系統的。高氏提出的諧聲通轉條例[31] 給當代古聲母研究很大的啓發，其中又以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的思考最爲顯著。我們從處理各類型材料發現，諧聲通轉條例的某些內容是值得再思考的，如舌尖部位塞音與塞擦音、擦音的關係，並非不交替，高本漢只看到其中部分事實。其諧聲通轉條例 (8) 審（三等）同照穿牀禪三等例不交替。(9) 精清從心邪同照穿牀審二等兩方面都同照穿牀禪三等不交替。(10) 端透定不但同知徹澄自由交替，同照穿牀禪三等也是如此，可是不同審三通轉。其中所涉及的端、知、章、精、莊各系聲母的接觸關係，本文都做了更深入的討論。

[31] 高本漢在 1923 年《漢語和漢日分析字典・序》中提出十條諧聲通轉條例，(1) ～(6) 已見注 5 。其餘四條如下：(7) 顎部的破裂摩擦音照穿牀三等同摩擦音禪自由交替。(8) 審（三等）同照穿牀禪三等例不交替。(9) 精清從心邪同照穿牀審二等兩方面都同照穿牀禪三等不交替。(10) 端透定不但同知徹澄自由交替，同照穿牀禪三等也是如此，可是不同審三通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阻塞音 (obstruents)[32] 和它們的變化在漢語音韻史上可說是一個最普遍的現象。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它們大體上經歷一種弱化過程——從塞音到塞擦音，從塞擦音到擦音，甚至完全消失。在現代漢語中，這也是一個存在明顯方言差異的領域，一些較爲保守，而一些則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一般常見的弱化 (weakening) 過程，也可以發現一個相反的趨勢——強化 (strengthening)，如 tʃ、tʂ＞k；或者 ts、tʃ、tʂ＞t（李存智 2001），但無可否認地，強化較爲罕見。這也是爲什麼歷史語言學家如 Hock (1986) 區分兩種類型的語音變化：常態和異端 (orthodox and heterodox)。

我們認爲當一個歷史語言學家面臨大量聲類複雜交替的材料，他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在已建立的結構上進行詳細的比較。本文試圖在前輩學者諧聲條例的基礎上，探究擦音與塞音、塞擦音的交替，並嘗試給予適當的分析。幸運地，許多問題都得到合乎音理的解釋。本文涉及兩種發音類型的問題：清音——非敷心生書曉和濁音——奉邪船禪匣。對於前者，解決的辦法較簡單，因爲它屬於常態的弱化過程，當口腔內的氣流變得不那麼阻塞，音變就產生，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變化；而對於後者，奉母、匣母相對單純，易於處理；邪、船、禪在實際語音方面，要辨別哪些音變成了哪些，有其音值的不確定性，有趣的是當古代語音學者將它們作爲一個獨特的類別記錄下來，在傳統的字母系統裏，它們的來源是不明確的，引人注目的，顯現於系統分布上的空缺則提供研究者一定的線索，有助於掌握它們與精、莊、端、知、章、見各系聲母的關係。

在二十世紀，大多數語言學家迴避的一件事情是：韻書的作者有其編輯字典的原則[33]——在揚棄舊有、生僻的同時，也同時列出新的原則及標準。（周

[32] 阻塞音 (obstruents) 包括塞音、塞擦音、擦音。本文雖以漢語語音史的擦音聲母爲核心議題，然綜觀漢語聲母系統，擦音實與塞音、塞擦音密不可分。

[33] 參見〈切韻序〉：「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爲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祖謨1966: 434-473 ）研究者只要將韻書反切與現代方言進行簡單的比較，便可看到豐富多樣的訊息，但在這個領域顯然很少人試圖把這些音韻現象做有意義的處理。本文僅採取北大所編的《漢語方音字匯》作爲主要的方言比較材料，便已看到擦音字母與塞音、塞擦音的層次異讀所展現的豐富音韻訊息。這是驚人的證據，表明古代漢語和現代方言一樣，蘊涵豐富的方言差異。如果對這些差異缺乏正確的認識和解釋，可能產生一個不合邏輯、前後矛盾的文獻處理方式，也因此不可能提出任何音韻規則。

根據所佐證的語料來判斷，我們認爲非、敷、奉、心、生、書、邪、船、禪、曉、匣在文獻上的通假、異文、聲訓、諧聲字關係、韻書的又音、方音的異讀類型是相互輝映的存在，其所展現的塞音（含邊音）＞擦音，或塞音（含邊音）＞塞擦音，或塞音（含邊音）＞塞擦音＞擦音的類型變化，及其蘊涵的音韻史意義是一致的，也與格林所揭示的語言規律可東西呼應，深刻體現了語言發展的連續性及漢語方言發展的不平衡性。且因語言的變化具有連續性與不平衡性，加上分化與統一兩股力量的交相作用，所以我們很容易在傳世典籍、出土文獻、漢語方言看到來源於相同音類（以中古音韻名目觀之），音讀卻參差不等，但依然顯示內在具有語音發展邏輯的音韻現象，此中所蘊涵的漢語史意義，及音韻層次的內涵是時間、地域、類型三位一體的事實，須對漢語語音史採取立體透視的觀點，屏除直線式漢語史觀的限制方能參透。

（責任校對：林倉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宋・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修訂版二刷。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二、近人論著

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王　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

王　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 年。

＊朱曉農：《方法：語言學的靈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沈兼士：《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李存智：〈從現代方音看匣、群、喻三的古音構擬〉，《第三屆國際聲韻學討論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 年，頁246-261。

李存智：《秦漢簡牘帛書之音韻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龔煌城先生指導，1995 年。

李存智：〈介音對漢語聲母系統的影響〉，《聲韻論叢》第十一輯（2001 年），頁69-1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存智：《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李存智：〈《釋名》聲訓所反映的聲母現象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4 期（2011 年 5 月），頁 51-102 。

李茂康：〈《釋名》聲訓所反映的古音現象〉，《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1 期，頁 72-78 、104 。

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原刊《學術研究》1963 年第 2 期，又收入《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1-19 。

李新魁：〈論《切韻》系統中牀禪的分合〉，原刊《中山大學學報》第一期（1979 年），又收入《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20-44 。

李葆嘉：〈高本漢直線型研究模式述論——漢語史研究理論模式論之一〉，《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第 2 期，頁 58-60 。

李葆嘉：《漢語起源演化模式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汪啓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審母古讀考〉，《問學集》，頁 120-138 ；〈禪母古讀考〉，《問學集》，頁 139-161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頁 270-404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問學集》，頁 405-433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問學集》，頁 434-473 。

林靜怡：《《說文解字》諧聲字音韻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李存智先生指導，2011 年。

邵榮芬：〈試論上古音中的常船兩聲母〉，原載《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又收入《邵榮芬音韻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2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邵榮芬：《切韻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柯蔚南：〈東漢音注的聲母系統〉，《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167-192 。
祝敏徹：〈《釋名》聲訓與漢代音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1 期，頁54-68 。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年。
陸宗達、王寧：《古漢語詞義答問》，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張光宇：《切韻與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張光宇：〈論漢語方言的層次分析〉，《語言學論叢》第33 輯，頁124-165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張清常：〈《釋名》聲訓所反映的古聲母現象〉，《訓詁研究》，1981 年，又收錄於氏著：《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55-62 。
陳忠敏：〈語音層次的定義及其鑑定的方法〉，收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頁135-165 。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年。
斯・阿・斯塔羅斯金著，林海鷹、王沖譯，鄭張尚芳、馮蒸審校：《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年。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丁邦新先生指導，1982 年。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鄭張尚芳：〈從碩人鏡「齊夷」通假談上古精組聲母的取值〉，收錄於《音史新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71-77 。
橋本萬太郎：《言語類型地理論》，1978 年，余志鴻譯作：《語言地理類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龔煌城：《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丙種之二（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Coblin W. South（柯蔚南）. “Notes on the Western Han Initials”（西漢聲母探討），《清華學報》新十四卷第一、二期合刊（1982 年），新竹：清華學報社出版，頁111-133 。

Coblin, W. South（柯蔚南）.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ck, H. H. (1986).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Karlgren, Bernhard (1923/1996).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Taipei.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tthews, P. H. (2000).《牛津語言學詞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Ohala, J. J. (1989). “Sound change is drawn from a pool of synchronic variation”. L. E. breivik&E. H. Jahr (eds.), *Language Chang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Its Causes*. pp.173-19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Ohala, J. J. (1993).“The phonetics of sound change”. In Charles Johns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 237-278. London: Longman.

Ohala, J. J. (1996).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W. Hardcastle &J. Laver (eds.), *Handbook of phonetics*. pp. 674-694. Oxford: Blackwell.

Ohala, J. J. (2007).“Methods in Phonology”, In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Phonology*. pp. 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ulleyblank, E. G. (蒲立本). (1962-3).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206-265. 潘悟雲、徐文堪譯作：《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中華書局，1999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ang, K.-Y. (1990). *Qie yun yu fang yen* (Qieyun and Chinese dialect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Chang, K.-Y. (2006). Lun han yu fang yan de ceng ci fen xi (On strata analyse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Yu yan xue lun cong* (Linguistic essays),33, 124-16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Gong, H.-C. (2002). *Han zang yu yan jiu lun wen ji* (Collected papers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C2-2). Taipei: Preparatory Offic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Li, F.-K. (1980). *Shang gu yin yan jiu*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ee, C.-C. (2010). *Shang bo chu jian tong jia zi yin yun yan jiu* (Studies on phonology of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of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Taipei: Wanjuan.

Pek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Ed.). (2008). *Han yu fang yin zi hui*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dialect characters). (2nd ed.) Beijing: Yuwen.

Xu, T.-Q. (1991).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Zheng-Zhang, S.-F. (2003). *Shang gu yin xi* (Old Chinese phonolog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Zhou, Z.-M. (1966). *Wen xue ji* (Essays on Chinese phonology). Beijing: Zhonghua.

Zhu, X.-N. (2008). *Methodology: The soul of linguis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